

序文

山風，海波，松濤，詩園——「太平洋詩歌節」緣起

陳 黎

在花蓮市太平洋畔，美崙山小丘上，一個環境幽美的日據時期舊建築「松園」，舉辦一個看得到海藍天藍，聽得見蟬聲蛙鳴，山風、海波、松濤對話終日的詩歌節，一直是住在此地，愛詩也愛松園的朋友們多年的願望。過去幾年，在地方文化局以及服務於松園的藝術工作者林正宗等的共同推動下，我們不時邀集詩人朋友以及原住民歌者來此唸詩唱歌。很多人覺得花蓮是山風海雨滋潤的詩的家鄉，因為她孕育了從駱香林、楊牧到陳克華等一代又一代氣質獨具的詩人。但我們覺得在花蓮，或者在這個多個族群融聚、眾聲喧嘩的島嶼，詩應該有更寬廣的定義：不只是用文字、用漢字寫成者才是。一個阿美族人對著天地手舞足蹈，一群布農族人從口中一同發出的虛詞吟唱，也可能是詩。因此，我們一直很想廣邀島上各地詩人，來此參加一個悠閒自在、胸襟開闊的「太平洋詩歌節」，讓各類型的詩歌與詩歌美學在此交流融匯，呈現台灣詩的多元魅力。

這個夢想，在得到吳景聰文化藝術基金會以及委託管理「松園」的祥灑公司支持下，終於成真了。第一屆，就在2006年11月3日至5日（週五至週日）。

本屆太平洋詩歌節主體活動有二，一為「詩人談詩／唸詩」，一為「圓桌詩會：我的台灣詩博物館」。在第一部份，我們邀請了住在高雄西子灣的詩人余光中，住在東海岸的詹澈（台東）、零雨（宜蘭）、黃春明（宜蘭），生長於基隆的陳家帶，以及出身花蓮的楊牧、陳義芝、陳克華，形成一個泛太平洋連線。我們還邀請了泰雅族詩人瓦歷斯·諾幹，蒙古族詩人席慕容，以及傳奇詩人鄭愁予、商禽等。詩人們將分成四場唸詩、談詩。我們還請了陳芳明、陳昌明、劉紀蕙、楊雅惠、蕭蕭、焦桐、古添洪、賴芳伶、曾珍珍、林明珠、李進益、李癸雲等十二位詩評家與會，和詩人對話。

在第二部份，我們讓與會的每位詩評家與詩人挑選一首最令他們心動的與台灣有關的詩歌，分成兩場暢談自己喜愛的理由，藉由不同背景讀詩者品味與知識的交流，讓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台灣詩歌豐富、多樣的資產。會後將集結這些詩作與述說，成為《我的台灣詩博物館》一書，向台灣詩致敬。這兩場圓桌詩會還請了居住花蓮的排灣族學者童春發，阿美族學者黃東秋（啊，他們都是天生的歌者）一起嗶聲。

穿插在這兩項活動之間是一些有趣的表演節目與創意展現，除了第一天晚上的「太平洋詩歌之夜」，還有餐風飲露有歌有茶點的「詩樂下午茶」，青年詩人們從網路到現場，唸、唱、吟、跳，以詩為肢體、武器的「詩角力」，以及展現手藝、匠心的「創意詩市集」等。阿美族詩人／舞者阿道·巴辣夫，阿美族歌手小美，太魯閣姬望合唱團，布農兒童合唱團，李泰祥家族的李奕青、林芊君等，都將蒞臨松園，讓我們親嚐原汁、原味的原住民歌樂。

當小而美然而想像無限的深綠「松園」，遇見視野遼闊、沉靜壯美的泛藍「太平洋」，一個跨族群、超政治的詩歌節誕生了！它不只是詩人們的聚會，它也是一個曼妙的平

台，讓詩，混合著蟬聲蛙鳴，松濤海波，星光露濕，傾斜進家家戶戶的梳妝台，流理台，個人新聞台……

〈詩人簡介〉

余光中

1928 年生，福建永春人。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先後擔任師大英語系教授、政大西語系主任，台大、東海、東吳、淡江兼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及系主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外文研究所所長。其間兩度赴美講學，並獲澳洲政府文化獎金，應邀訪問澳洲各大學。曾主編藍星詩頁、現代文學等刊物，為藍星詩社發起人之一。曾獲十大傑出青年、國家文藝獎等。從事詩、散文、評論、翻譯等文字創作逾四十年，著譯等身，是當代詩、散文、評論大家及優秀的翻譯家。



商禽

商禽，本名羅顯炳，1930 年生，四川省珙縣人。1946 年從軍，1968 年上士退役於台灣，曾任碼頭工人、園丁、牛肉麵販、編輯等職，1969 年應愛荷華大學國際創作計畫專案之邀，赴美遊學兩年。詩集《夢或者黎明》是台灣超現實主義登峰造極之作，為六〇年代經典性詩集。商禽詩作首首扣人心弦、力道萬鈞，其散文詩尤為一絕，名作如〈長頸鹿〉、〈火雞〉、〈鴿子〉、〈滅火機〉，下啟後來之創作者，影響非凡。另有詩集《用腳思想》、《商禽世紀詩選》。作品譯成外文出版者有瑞典文、英文、法文、德文四種。



鄭愁予

本名鄭文韜，河北省人，1932 年生。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曾任教於愛荷華大學東方語文系以及耶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2004 年，擔任花蓮東華大學駐校作家。曾獲國家文藝獎等。早年曾參加紀弦創組的「現代派」，後又擔任《現代詩》復刊後的編委。著有詩集《夢土上》、《窗



外的女奴》、《燕人行》、《鄭愁予詩集》、《刺繡的歌謠》、《寂寞的人坐著看花》等多種。名作〈錯誤〉被譽為「現代抒情詩的絕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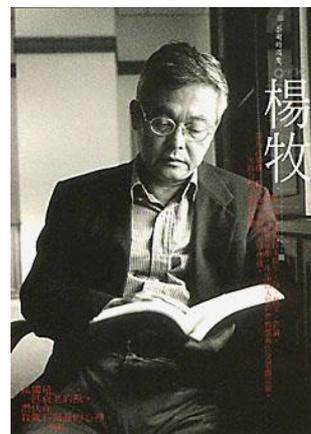
黃春明

1935年生於羅東。屏東師範學校畢業。兼有小說家、散文家、詩人、劇作家、舞台劇導演等多重身分。出版有小說集《兒子的大玩偶》、《籬》、《莎啞娜拉·再見》、《小寡婦》，散文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童話集《短鼻象》、《小駝背》、《我是貓也》等十數種。編導有兒童舞台劇《稻草人和小麻雀》、《土龍愛吃餅》、《掛鈴嚙》等多種。作品多部被拍攝成電影。曾獲國家文藝獎等。近年勤於寫詩，不時有新作發表。



楊牧

本名王靖獻，早期筆名葉珊，1940年生，台灣花蓮人。東海大學外文系學士、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加州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博士。曾任華盛頓大學教授、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現為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特聘研究員。高中時代即向《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等詩刊投稿，成名甚早，著作甚豐，有詩集、散文集、評論集、譯作等逾四十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中山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等。



席慕蓉

本名為穆倫·席連勃，生於四川。北師藝術科、師大藝術系、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畢業，專攻油畫，曾在國內外重要畫廊舉行個展多次。曾任新竹師院美勞系教授。著有詩集《七里香》、《時光九篇》、《時間草原》、《我摺疊著我的愛》，散文集《江山有待》、《畫出心中的彩虹》、《有一首歌》及畫冊、選本等共五十餘種。曾獲布魯塞爾政府金牌獎、比利時皇家金牌獎、歐洲美協兩項銅牌獎、金鼎獎、中興文藝獎等。



零雨



台大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文學碩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現代詩》主編，現任教於宜蘭。著有《城的連作》、《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特技家族》、《木冬詠歌集》等詩集。曾獲八十二年年度詩獎。兩次客居美國，隨著旅行地圖的延伸，擴大了閱讀與心靈的視野。她認為「詩」最能呈現心靈經驗。在詩作表現手法上，她傾向採用象徵、間接、譬喻的方式，與從歷史、傳說中取材，以跳脫一般生活經驗所受到的限制。

陳義芝

1953年生於台灣花蓮，三歲移居彰化。父籍四川，母籍山東。就讀台中師專時嘗試文學寫作，編輯刊物。曾任教小學，後就讀師大，改聘中學教師。香港大學文學碩士，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博士。1982年起任職聯合報，現為聯合報副刊主任，中華民國筆會理事，台灣文學協會常務理事。著有詩集、散文集、論著等十餘種。曾獲金鼎獎、時報文學推薦獎、中山文藝獎等。作品譯成外文出版者有英文、日文兩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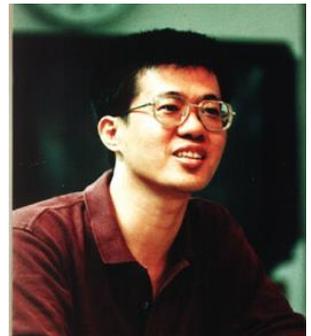
陳家帶

1954年生於基隆。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大學時與黃憲東、施至隆、張力、游喚等人創辦「長廊詩社」。為資深媒體工作者，熱愛古典音樂與藝術電影，現任自主學習促進會藝文類講師，台大新聞研究所兼任教師。著有詩集《城市的靈魂》、《雨落在全世界的屋頂》、《夜奔》。曾獲時報文學獎等。



陳黎

本名陳膺文，1954年生，台灣花蓮人，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等凡二十餘種。譯有《拉丁美洲現代詩選》、《聶魯達詩精選集》等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金鼎獎等。1999年，受邀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2004年，受邀參加巴黎書展中國文學主題展。



詹澈

本名詹朝立，1954 年出生於彰化溪洲，後遷居台東。屏東農專畢業，曾任《夏潮》雜誌主編、《春風》雜誌發行人。1988 年參與農運，擔任東區負責人及農民聯盟副主席。1983 年出版詩集《土地請站起來說話》；1986 年出版《手的歷史》；1995 年出版散文與詩合集《這手拿的那手掉了》；1996 年出版《西瓜寮詩集》，並獲第五屆陳秀喜詩獎；1998 年獲年度詩人獎。最近兩本詩集為《海浪與河流的隊伍》和《小蘭嶼和小藍鯨》。



陳克華

1961 年出生於台灣花蓮。花蓮中學畢業，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研究員，現任台北榮總眼科醫師，陽明大學眼科助理教授。著有詩集《騎鯨少年》、《我撿到一顆頭顱》、《美麗深邃的亞細亞》、《欠坎頭詩》，散文集《愛人》、《給從前的愛》、《無醫村手記》、《夢中稿》及評論集、小說集等共十餘種。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多次，聯合報文學獎多次，金鼎獎最佳歌詞獎，金鼎獎最佳專輯等。



瓦歷斯·諾幹

1961 年出生於台中縣和平鄉 Mihu 部落，泰雅族作家，畢業於台中師專，現任教於童年母校自由國小。1990 年起，擔任台灣原住民族文化運動刊物《獵人文化》主編。寫作詩、散文、小說、文化評論、報導文學，也從事人文歷史研究。曾獲國軍文藝金像獎、文藝金環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等。著有《番刀出鞘》，《永遠的部落》，《荒野的呼喚》，《泰雅孩子台灣心》，《想念族人》，《山是一座學校》，《伊能再踏查》，《戴墨鏡的飛鼠》等。



〈詩評家簡介〉

陳芳明

1947年生，台灣高雄人。輔仁大學歷史系學士、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台灣文學研究會創辦人之一。曾任民主進步黨文宣部主任，現任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所長。著有現代詩評論集《鏡子和影子》，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及文學評論、歷史評論、政治評論集等凡三十餘種。是當代台灣重要的文學與政治評論家。



陳昌明

1954年生，台灣基隆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副館長，捷克查理士大學客座教授。著有文學評論集《編織意義的網路》、《沉迷與超越：六朝文學之「感官」辯證》、《緣情文學觀》等。編有《南臺灣文學作品集》。



古添洪

1945年生，廣東鶴山人，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比較文學博士。曾任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現為慈濟大學英文系主任。笠詩社成員（1968-70），大地詩社成員（1973-）。1996年策畫「學院詩人群」，並擔任首屆召集人。著有詩集《剪裁》、《背後的臉》、《歸來》，散文集《域外的思維》，論文集《比較文學·現代詩》、《比較文學的墾殖在台灣》等十餘種。

劉紀蕙

1978年畢業於輔仁大學英文系，1984年獲美國伊利諾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輔大英文系主任、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2001年轉任交通大學教授，並於2002至2004年擔任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早年教授英國浪漫文學，近十多年來轉向發展文化研究、台灣文學與文化、精神分



析、現代主義與現代性、電影理論、跨藝術研究等領域。著有《文學與藝術八論：互文·對位·文化詮釋》、《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等。

賴芳伶

1951年生，嘉義人。台大中文系所畢業，香港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中興大學中文系，2004年轉任東華大學中文系。研究領域前為中國古典文學，近數年來多關注台灣現當代文學，尤其新詩方面。對詩作之研究，傾向結合時間移易與空間變動的論述，與作者、作品進行多維對話，以期打開一尚未誕生之美感世界，並介入當下俗世之關切。



曾珍珍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英文系教授。研究領域涵蓋神話與文學、美國文學、生態詩學、比較詩學和女性文學等，教學之餘亦從事創作與翻譯。譯有希臘悲劇《米蒂亞》、伊莉莎白·碧許詩選《寫給雨季的歌》等多種。

蕭蕭

本名蕭水順，臺灣彰化人，1947年生。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曾任中學教職三十二年，現為明道管理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著有詩集、散文集、評論集等數十種，為創作不懈、著作豐碩的學者詩人。曾獲《創世紀》創刊二十週年詩評論獎、第一屆青年文學獎、金鼎獎、五四獎、新詩協會詩教獎等。



焦桐

本名葉振富，1956年生於高雄市，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曾任《文訊》雜誌主編，中國時報副刊組副主任。現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詩集《葳草》、《咆哮都市》、《失眠曲》、《完全壯陽食譜》、《青春標本》，散文集《我邂逅了一條毛毛蟲》、



《最後的圓舞場》、《在世界的邊緣》，論述集《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等。詩作被譯成英文、日文出版。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

楊雅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現任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研究領域涵蓋書法、文藝美學、詩學、修辭學等。著有《兩宋文人書畫美學研究》，近年並發表有多篇台灣現代詩研究論文。



林明珠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花蓮教育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領域涵蓋中國古典詩詞、中國古典散文、現代文學、語文教學研究等。著有《劉禹錫詩新論》，並主持花蓮教育大學「經典、人文與影像工作室」。



李進益

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台文系主任兼民間文學所所長。研究領域涵蓋中國古典小說、台灣文學、域外漢文小說等。著有《繼承與創新：論鄭清文的文學世界》，並擔任《花蓮縣民間文學集》總編輯。

李癸雲

1971年生。台南縣東山鄉人。東海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台灣現代詩、現代文學、女性文學等。著有評論集《與詩對話：現代詩評論集》、《朦朧、清明與流動：論台灣現代女詩人作品中的女性主體》等。曾獲台灣文學獎、台中縣文學獎等。



童春發

牧師，排灣族人，1946年生於屏東，現居花蓮。台南神學院神學碩士，日本國際基督大學比較文化學博士。曾任玉山神學院院長，現任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研究領域涵蓋原住民宗教、神學、比較文化研究、排灣族文化等。



黃東秋

阿美族人，生於台灣花蓮，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英國雷汀大學閱讀與語言資訊中心博士。曾任花蓮高中教師，現任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涵蓋語言教學，語音學，多元文化教育，社會語言學，南島語言學，語言文化認知等。



節目程序

第一屆太平洋詩歌節節目單

時段		日期		
		11月3日(五)	11月4日(六)	11月5日(日)
上午	09:30-11:30	11:30-13:00 開幕式	圓桌詩會 余光中、陳芳明 黃春明、劉紀蕙 楊牧、陳昌明 零雨、蕭蕭 陳義芝、曾珍珍 詹澈、楊雅惠 童春發	圓桌詩會 鄭愁予、賴芳伶 席慕蓉、林明珠 陳家帶、古添洪 瓦歷斯·諾幹、李進益 陳克華、焦桐 陳黎、李癸雲 黃東秋
下午	2:00-4:00	詩人談詩吟詩 余光中／劉紀蕙 陳克華／楊雅惠 詹澈／蕭蕭	詩人談詩吟詩 席慕蓉／焦桐 陳黎／李癸雲 瓦歷斯／李進益	詩人談詩吟詩 楊牧／陳芳明 黃春明／林明珠 零雨／曾珍珍

	4:10-5:10	<p>詩樂下午茶</p> <p>阿美族歌手小美 演唱會</p>	<p>詩樂下午茶</p> <p>布農兒童合唱團</p>	<p>山·海·超現實</p> <p>【商禽在太平洋詩歌節】</p>
晚上	7:00-9:00	<p>詩歌之夜</p> <p>阿道·巴辣夫 太魯閣姬望合唱團 李奕青、林芊君、吳哲明</p>	<p>詩人談詩吟詩</p> <p>鄭愁予／古添洪 陳家帶／賴芳伶 陳義芝／陳昌明</p>	<p>詩角力</p> <p>網路詩械鬥入圍者 決賽表演</p>

圓桌詩會——我的台灣詩博物館

【余光中選詩】

念奴嬌：赤壁懷古

蘇軾

大江東去
浪淘盡
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
人道是
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崩雲
驚濤裂岸
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
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
小喬初嫁了
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
談笑間
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
多情應笑我
早生華髮
人生如夢
一尊還酹江月

【陳芳明選詩】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楊牧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
外縣市一小鎮寄出，署了
真實姓名和身分證號碼
年齡（窗外在下雨，點滴芭蕉葉
和圍牆上的碎玻璃），籍貫，職業
（院子裡堆積許多枯樹枝
一隻黑鳥在撲翅）。他顯然歷經
苦思不得答案，關於這麼重要的一
個問題。他是善於思維的，
文字也簡潔有力，結構圓融
書法得體（烏雲向遠天飛）
晨昏練過玄祕塔大字，在小學時代
家住漁港後街擁擠的眷村裡
大半時間和母親在一起；他羞澀
敏感，學了一口台灣國語沒關係
常常登高瞭望海上的船隻
看白雲，就這樣把皮膚曬黑了
單薄的胸膛裡栽培著小小
孤獨的心，他這樣懇切寫道：
早熟脆弱如一顆二十世紀梨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對著一壺苦茶，我設法去理解
如何以抽象的觀念分化他那許多鑿鑿的
證據，也許我應該先否定他的出發點
攻擊他的心態，批評他收集資料
的方法錯誤，以反證削弱其語氣
指他所陳一切這一切無非偏見
不值得有識之士的反駁。我聽到
窗外的雨聲愈來愈急
水勢從屋頂匆匆瀉下，灌滿房子周圍的
陽溝。唉到底甚麼是二十世紀梨呀——
他們在海島的高山地帶尋到
相當於華北平原的氣候了，肥沃豐隆的

處女地，乃迂迴引進一種鄉愁慰藉的
種子埋下，發芽，長高
開花結成這果，這名不見經傳的水果
可憐憫的形狀，色澤，和氣味
營養價值不明，除了
維他命 C，甚至完全不象徵甚麼
除了一顆猶豫的屬於他自己的心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這些不需要象徵——這些
是現實就應該當做現實處理
發信的是一個善於思維分析的人
讀了一年企管轉法律，畢業後
半年補充兵，考了兩次司法官……
兩停了
我對他的身世，他的憤怒
他的詰難和控訴都不能理解
雖然我曾設法，對著一壺苦茶
設法理解。我相信他不是為考試
而憤怒，因為這不在他的舉證裡
他談的是些高層次的問題，簡潔有力
段落分明，歸納為令人茫然的一系列
質疑。太陽從芭蕉樹後注入草地
在枯枝上閃著光，這些不會是
虛假的，在有限的溫暖裡
堅持一團龐大的寒氣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關於
公理和正義。他是班上穿著
最整齊的孩子，雖然母親在城裡
幫傭洗衣——哦母親在他印象中
總是白晰的微笑著，縱使臉上
掛著淚；她雙手永遠是柔軟的
乾淨的，燈下為他慢慢修鉛筆
他說他不太記得了是一個溽熱的夜
好像彷彿父親在一場大吵後
（充滿鄉音的激情的言語，連他
單祧籍貫香火的兒子，都不完全懂）

似乎就這樣走了，可能大概也許上了山
在高亢的華北氣候裡開墾，栽培
一種新引進的水果，二十世紀梨
秋風的夜晚，母親教他唱日本童謠
桃太郎遠征魔鬼島，半醒半睡
看她剪刀針線把舊軍服拆開
修改成一條夾褲和一件小棉襖
信紙上沾了兩片水漬，想是他的淚
如牆腳巨大的雨霉，我向外望
天地也哭過，為一個重要的
超越季節和方向的問題，哭過
復以虛假的陽光掩飾窘態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關於
公理和正義。簷下倒掛著一隻
詭異的蜘蛛，在虛假的陽光裡
翻轉反覆，結網。許久許久
我還看到冬天的蚊蚋圍著紗門下
一個塑膠水桶在飛，如烏雲
我許久未曾聽過那麼明朗詳盡的
陳述了，他在無情地解剖著自己：
籍貫教我走到任何地方都帶著一份
與生俱來的鄉愁，他說，像我的胎記
然而胎記襲自母親我必須承認
它和那個無關。他時常
站在海岸瞭望，據說煙波盡頭
還有一個更長的海岸，高山森林巨川
母親沒看過的地方才是我們的
故鄉。大學裡必修現代史，背熟一本
標準答案；選修語言社會學
高分過了勞工法，監獄學，法制史
重修體育和憲法。他善於舉例
作證，能推論，會歸納。我從來
沒有收過這樣一封充滿體驗和幻想
於冷肅尖銳的語氣中流露狂熱和絕望
徹底把狂熱和絕望完全平衡的信
禮貌地，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不容增刪的信裡
我看到淚水的印子擴大如乾涸的湖泊
濡沫死去的魚族在暗晦的角落
留下些許枯骨和白刺，我彷彿也
看到血在他成長的知識判斷裡
濺開，像砲火中從困頓的孤堡
放出的軍鴿，繫著疲乏頑抗者
最渺茫的希望，衝開窒息的硝煙
鼓翼升到燒焦的黃楊樹梢
敏捷地迴轉，對準增防的營盤刺飛
卻在高速中撞上一顆無意的流彈
粉碎於交擊的喧囂，讓毛骨和鮮血
充塞永遠不再的空間
讓我們從容遺忘。我體會
他沙啞的聲調，他曾經
嚎啕入荒原
狂呼暴風雨
計算著自己的步伐，不是先知
他不是先知，是失去嚮導的使徒——
他單薄的胸膛鼓脹如風爐
一顆心在高溫裡溶化
透明，流動，虛無

【黃春明選詩】

農村曲

詞：陳達儒 曲：蘇桐 創作於1937年

透早就出門，天色漸漸光，受苦沒人問，行到田中央，
行到田中央，為著顧三頓，顧三頓，不驚田水冷酸酸。

炎天赤日頭，悽慘日中鬥，有時踏水車，有時就搓草，
希望好日後，每日巡田頭，巡田頭，不驚嘴邊汗那流。

日頭那落山，工作即有息，有時歸身汗，忍著寒甲熱，
希望好年冬，稻仔快快大，快快大，阮的生活就快活。

【劉紀蕙選詩】

高解度畫面

林耀德

人群的姓名被鍵入電腦
列隊步入硬碟的記憶
0 與 1，1 或 0
他們的身世化為叩響的番號
不會再從台灣的心臟
走失。環舞，喧鬧，他們
高舉裹上麥芽糖的刺刀
，舊軍靴的脚跟
在土地上的瘡口上繪圖。
橡膠人打足氣，配掛
元首動緩，一具具
高高飄揚在沉默
起立的白頭上。
所有的叢林一葉葉睜開瞳孔
億萬龍穴在島嶼的祖山上
流血喘息

停電時
電腦顯示器中
台，灣
，崩潰
 崩潰為
零散
 的
 光的
 殘
像
。

【陳昌明選詩】

在島上

陳黎

1

百步蛇偷走了我的項鍊和歌聲
我要越過山頭向他要回來
但媽媽，你看
他把我的項鍊拆碎，丟向溪谷
成為一整夜流動的星光
他把我的歌聲壓縮成一顆眼淚
滴在黑長尾雉沈默的尾羽

2

我們的獨木舟從神話的海洋漂流到今夜的沙灘
我們的獨木舟，哥哥，跟著這一行字，重新登陸了

3

一隻蒼蠅飛到女神臍下濕黏的捕蠅紙。
像白日輕槌黑夜
親愛的祖先，用你股間不曾用過的新石器輕輕槌它

4

我們不是死去，我們是老去
我們不是老去，我們是變化羽毛
像大海抽換它的被單
在古老又年輕的石頭的搖籃

5

他的釣竿是七彩的虹
從天上緩緩彎下
垂釣每一尾游泳的夢

啊，他的釣竿是七彩的弓
瞄向每一尾從潛意識飛出的黑白的魚

6

因為地底下蜜蜂的振動

我們有地震。然而地震
也可以是甜蜜的，如果
一點點蜂蜜從板塊的
縫隙流出，從心的縫隙

7

她揹著弟弟站在石頭上歌唱
聽到歌聲的神把她接到天上

但她想吃小米，向父親
要了三粒帶到天上播種

「你們聽到雷聲，就想想
我正在搗米」

我們看到閃電，就想想
她又把思念搗裂了

8

未曾被慾望打開的她的身體
是沒有門窗的水泥房間

「在我的牆壁上鑽打出縫孔，媽媽
無數跳蚤正急切地想衝出黑暗時代
衝出我柔軟鼓起的『呵呵辰兮』
領受光的洗禮」

9

巨人哈魯斯胯下藏著一座活動的捷運系統
他長八公里的陰莖是最富彈性的高架橋
跨過急流的溪谷，跨過山脈
從希卡瑤社伸到皮安南社
享受交通快感的美麗女子啊，小心
他的皮橋突然轉向
進入你陰暗的隧道

10

白日太長，夜太短

死亡的幽谷太遠太遠
親愛的姊妹，把芋頭田
留給男人，把汗留給自己
讓我們把除草工具放在頭上當角
變成山羊，在樹蔭下納涼

你是一隻山羊
我是一隻山羊
遠離男人，遠離工作
在樹蔭下一起嬉戲，納涼

註：黑長尾雉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區見到的台灣特有珍禽。阿美族的起源，傳說大洪水把一對乘獨木舟逃難的兄妹漂流到台灣東部海岸。泰雅族創世神話謂太古有男女二神，本不知男女之道，因一隻蒼蠅停在女神私處，方恍然大悟（阿美族亦有類似神話）。賽夏族傳說謂人老了只要剝掉外皮即可恢復年輕。阿美族神話謂虹乃射日獵人阿德格的七彩釣竿變成。阿美族傳說謂地震的起源乃古時住於地上之人詐以蜜蜂裝入麻袋當做物品與地下之人交易而致。排灣族神話有女孩揹著弟弟在石上歌唱為神所憐而飛上天的故事。布農族傳說謂古時有一美少女，陰部（hahabisi）只有稍微鼓起的部位而無縫孔，其母持刀將其割開，從中躍出無數跳蚤。泰雅族傳說謂有巨人哈魯斯，陰莖特長，遇河水氾濫，伸之為橋，讓人渡過，見美女，色慾輒起。卑南族傳說謂古代有兩位要好的女孩，至山上芋頭田做工，因天氣熱，納涼樹蔭下，覺得非常好，遂將除草用具置頭上當角，變成山羊。參閱林道生《台灣原住民族口傳文學選集》（花蓮，1996），李來旺《阿美族神話故事》（台東，1994）及尹建中編《台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纂研究》（台北，1994）。

【蕭蕭選詩】

詩人

王白淵

薔薇花開默默

無語凋零

詩人生而沒沒無聞

啃噬自己的美而死

秋蟬空中歌詠

無顧後果飛逝

詩人心中寫詩

寫了又復消除

明月獨行

照耀夜的漆黑

詩人孤吟

訴說萬人的塊壘

——選自《王白淵·荊棘的道路》（陳才崑譯）

【陳義芝選詩】

島嶼邊緣

陳 黎

在縮尺一比四千萬的世界地圖上
我們的島是一粒不完整的黃鈕釦
鬆落在藍色的制服上
我的存在如今是一縷比蛛絲還細的
透明的線，穿過面海的我的窗口
用力把島嶼和大海縫在一起

在孤寂的年月的邊緣，新的一歲
和舊的一歲交替的縫隙
心思如一冊鏡書，冷冷地凝結住
時間的波紋
翻閱它，你看到一頁頁模糊的
過去，在鏡面明亮地閃現

另一粒秘密的釦子——
像隱形的錄音機，貼在你的胸前
把你的和人類的記憶
重疊地收錄、播放
混合著愛與恨，夢與真
苦難與喜悅的錄音帶

現在，你聽到的是
世界的聲音
你自己的和所有死者、生者的
心跳。如果你用心呼叫
所有的死者和生者將清楚地
和你說話

在島嶼邊緣，在睡眠與
甦醒的交界
我的手握住如針的我的存在
穿過被島上人民的手磨圓磨亮的
黃鈕釦，用力刺入
藍色制服後面地球的心臟

【林明珠選詩】

野店

鄭愁予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黃昏裏掛起一盞燈

啊，來了——

有命運垂在頸間的駱駝
有寂寞含在眼裏的旅客
是誰掛起的這盞燈啊
曠野上，一個矇矓的家
微笑著……

有松火低歌的地方啊
有燒酒羊肉的地方啊
有人交換著流浪的方向……

【詹澈選詩】

雪落在中國土地上

艾青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

風，
像一個太悲哀了的老婦，
緊緊地跟隨著
伸出寒冷的指爪
拉扯著行人的衣襟，
用著像土地一樣古老的話
一刻也不停地絮聒著……

那從林間出現的，
趕著馬車的
你中國的農夫
載著皮帽
冒著大雪
你要到哪兒去呢？

告訴你
我也是農人的後裔——
由於你們的
刻滿了痛苦的皺紋的臉
我能如此深深地
知道了
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們的
歲月的艱辛。

而我
也並不比你們快樂啊
——躺在時的河流上
苦難的浪濤
曾經幾之把我吞沒而又捲起
流浪與監禁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

最可貴的日子，
我的生命
也像你們的生命
一樣的憔悴呀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

沿著雪夜的河流，
一盞小油燈在徐媛地移行，
那破爛的烏篷船裏
映著燈光，垂著頭
坐著的是誰呀？

——啊，你
蓬髮垢面的少婦，
是不是
你的家
——那幸福與溫暖的巢穴——
已被暴戾的敵人
燒毀了麼？
是不是
也像這樣的夜間，
失去了男人的保護，
在死亡的恐怖裏
你已經受盡敵人刺刀的戲弄？

咳，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
無數的
我們的年老的母親，
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裏，
就像異邦人
不知明天的車輪
要滾上怎樣的路程……
——而且
中國的路
是如此的泥濘呀。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

透過雪夜的草原
那些被烽火所嚙啃著的地域，
無數的，土地的墾殖者
失去了他們所飼養的家畜
失去了他們肥沃的田地
擁擠在
生活的絕望的污巷裏：
饑饉的大地
朝向陰暗的天
伸出乞援的
顫抖著的兩臂。

中國的苦痛與災難
像這雪夜一樣廣闊而又漫長呀！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

中國，
我的在沒有燈光的晚上
所寫的無力的詩句
能給你些許的溫暖麼？

（1937年12月28日夜間）

【楊雅惠選詩】

日出臺灣

曲：金希文 詞：耶引

踏入山頂 雲海連連 山形有情 看作寒冷
等人回應 早光作證 容允佇這 為你感動

火車起動來去 三月花開花謝
一代傳過一代 一代傳過一代
起初以上一切的一切 虧欠多多 亦算未清

看哪日出阿里山 看哪日出 **formosa**
站佇這開闊的天 咱來吟一首詩
是真情寫乎阮 美麗的心懷
這誰人疼惜的臺灣 這誰人疼惜的臺灣
站佇這開闊的天 咱來吟一首詩
願天父上帝 上帝憐憫
大地養飼的子兒 大地養飼的子兒
日出光照台灣 日出光照台灣
賜福到永遠 賜福直到永遠

看哪日出阿里山 看哪日出 **formosa**
願天父上帝憐憫 賜福直到永遠

【曾珍珍選詩】

俯視——立霧溪一九八三

楊牧

For I have learned
To look on nature, not as in the hour
Of thoughtless youth; but hearing oftentimes
The 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
Nor harsh nor grating, though of ample power
To chasten and subdue...

— Wordsworth

假如這一次悉以你的觀點為準
深沉的太虛幻象在千尺下反光
輕呼我的名字：仰望
你必然看到我正傾斜
我倖存之軀，前額因感動
泛發著微汗，兩臂因平衡和理性的
堅持。你是認識我的
雖然和高處的草木一樣
我的頭在許多風雨和霜雪以後——
不像高處的草木由繁榮渡向枯槁
已舉向歲月再生的團圓
——我的兩鬢已殘，即使不比前世
邂逅分離那時刻斑白。你認識我
嚴峻之臉是為了掩飾羞澀
這樣俯視著山河凝聚的因緣
浮雲是飛散的衣裳，泉水滑落成澗
太陽透過薄寒照亮你踞臥之姿
時常是不寧的，以斷崖的韡紋
磐石之色，充滿水份的蒹葭風采
提醒我如何跋涉長路
穿過拂逆和排斥
這樣靠近你
以最初的戀慕和燃燒的冷淡
彷彿不曾思想過的無情的心
向千尺下反光的太虛幻象
疾急飛落——

如蒼鷹
切過賁張的陰涼，感覺
即使每一度造訪
都揭去一層陌生的地衣
那曾經刻在太古的肌膚上的曾經是熟悉
即使我的精神因人間的動亂而猶疑
有時不免躊躇於狂喜和悲憫之間
每一度造訪都感覺那是
陌生而熟悉，接納我復埋怨著我的你
以千層磊磊之眼
以季節的鼻息
燕雀喧鳴，和出水之貝
我這樣靠近你，俯視激情的
回聲從甚麼方向傳來，輕呼
你的名字，你正仰望我倖存之軀
這樣傾斜下來，如亢龍
向千尺下反光的太虛幻象
疾急飛落，依約探索你的源頭
逼向沒有人來過的地心
熾熱的火焰在冰湖上燒
那是最初，我們遭遇在
記憶的經緯線上不可辨識的一點
復在雷霆聲中失去了彼此
我飄泊歸來，你踞臥不寧
仰望著，是的，假如這一次
悉以你的觀點為準，這一次
當我傾一倖存之軀瀕臨，俯視……

【席慕容選詩】

蒙文課——內蒙古篇

席慕容

斯琴是智慧 哈斯是玉
賽痕和高娃都等於美麗
我們如果把女兒叫做
斯琴高娃和哈斯高娃 其實
就一如你家的美慧和美玉

額赫奧仁是國 巴特勒是英雄
所以 你我之間
有些心願幾乎完全相同
我們給男孩取名奧魯絲溫巴特勒
你們也常常喜歡叫他 國雄

鄂慕格尼訥是悲傷 巴雅絲納是欣喜
海日楞是去愛 嘉嫩是去恨
如果你與我都是有悲有喜有血有肉的生命
我們難道就不是
有歌有淚有渴望也有夢想的靈魂

（當你獨自前來 我們也許
可以成為一生的摯友
為什麼 當你隱入群體
我們卻必須世代為敵？）

騰格裡是蒼天 以赫奧仁是大地
呼德諾得格 專指這高原上的草場
我們先祖獨有的疆域
在這裡人與自然彼此善待 曾經
有上蒼最深的愛是碧綠的生命之海

俄斯塔荷是消滅 蘇諾格呼是毀壞
尼樂布蘇是淚 一切的美好成灰

（當你獨自前來
這草原可以是你一生的狂喜

為什麼 當你隱入群體
卻成為草原的夢魘和仇敵？)

風沙逐漸逼近 真相已經如此顯明
你為什麼依舊不肯相信

在戈壁之南 終必會有千年的乾旱
尼勒布蘇無盡的淚
一切的美好 成灰

【賴芳伶選詩】

失落的指環——為車臣而作

楊牧

直對這罅隙，微光反射的街口
我認得清楚——開放的空間
種植一排無花果和寺院窗下的
紅薔薇，我狙擊的準星對準

他們無處閃避每當走到我童年
候車樹下進入我的射程，殘暴的
蓓蕾迎聲開放，隨即向南
疾行四條巷子登樓就位新據點

靠窗坐下，將槍枝擱置盆花
陶甕之間，有時天空飄著冷雨
海蒂伊安娜我的姊姊我總想到你
但散兵踱過我毫不遲疑扣扳機

或是雪花——想你必然已經
到達邊境的山區了，我快跑轉換
警戒，擠進我們那橋的結構裡
如預定計畫向廣場接近

遜札河水面無時不泛著寒氣
遠處傳來地雷爆破聲，太陽藏在
烏雲後面，羊乳酪凝重的天
我們將悉數撤離，下雪前

目標右前方高地傾斜的缺口
敵人背對著水光如靶牌通過
我的手指發麻，河水眼看就要
結冰，秋天的訊息東流入海心

海蒂伊安娜我的姊姊已經越過
層層疊疊的丘陵，在斷續地雷聲中
到達了阿爾坎喀喇，天黑以前
發完這一槍我上山去會她

一隻黑鳥停在橋頭啞啞大叫，斷定
敵人正自城市側面移動，即將
進入我的射擊範圍，這戰爭
炮火連續四月沒有一天停過

或許他們還在浮艇上增援渡河
從南北兩方向朝密努突卡廣場
收緊，我是堅持橋頭崗哨
獨立戰爭的勇士一等狙擊手

這和那一年幾乎完全一樣，揹負
彈藥緊跟著大家突圍密努突卡
廣場上春花燦爛，看敵人高處
懸掛征服者的旗，驕傲，顛預

完全一樣，流動的警戒線閃爍
如鬼火，埋伏冷槍，快速換崗
渡河去上山，三千五百名獨立勇士
分頭撤退，相約在阿爾坎喀喇集結

只是水面多了一些流芹和小鴨
枝頭新葉為老樹張起疏離的蔭
姊姊將我帽子扶正，「未來的
戰士，」她說；為我戴上一枚指環

海蒂伊安娜我的姊姊頭上包紮
好看小朵藍花的紗巾，風照樣吹
吹拂她肩頭的髮梢，白金指環
鐫刻 H.D.在陽光下晶瑩閃耀

海蒂伊安娜我的姊姊，她說：
「未來的戰士，祖國獨立的戰士」
揮手送行在春風中。短暫的分別
她說：為了歸來是祖國的戰士

太陽繞過高加索山嶽崎上升
大暑將陰影深埋絕望的

幽谷，我們沿著山稜線潛行
晨露在指環上沾點點涼沁

舊世紀最堅決的獨立戰士
手指輕揉記憶背面的花紋
衝鋒槍榴彈和利刃烈日下喘氣
直到我步行回到了果羅茲尼

我說歸來了勇敢的戰士不再
離開，遜札河的水光照亮
姊姊的指環脫下為她重新載上：
「上天保佑，保佑你和祖國獨立」

那邊縈結的荒山再過去是蛇和
狼的世界，神話與傳說
我流血仆倒的樹林曾經就是
百年前托爾斯泰戰鬥的營盤

這邊我們的廢墟果羅茲尼
古老的城市中心鴿子已經散盡
H.D.伊安娜不知去向，新世紀
月暈渺茫為我顯示惡兆

黑鳥鼓翼向對岸飛去，我回頭
看到密努突卡廣場又一隻黑鳥
聒噪趕到，相同的姿勢停在
橋頭：複製的幽靈

細雪這樣悄悄，無聲下著，地雷
在遠方斷續爆破，遙遠的地方
H.D.伊安娜已經進入約定的
山區了，或者就是不知去向

我瞄準高地缺口逐漸在暗淡
橋下游渦被月暈罩去了，一個
落單的兵士正通過如靶牌，發完
這一槍就上阿爾坎喀喇尋她。

那人應聲倒地，迷亂的托爾斯泰
廣場一陣雜沓，夾在回響的
地雷和榴彈中；烏鴉隔岸
尖叫，我快跑到二號水門警戒觀望

雪地上紊亂的腳印如此多情
留下給毀滅的果羅茲尼，而我的
任務今夜已經完成，發過最後
狙擊的一槍告別毀滅的果羅茲尼

我咬牙沿水門黑暗摸索，判斷
出走的方向，天明以前完成撤退
為了開春重返，再來時崢嶸依舊
是為祖國獨立作戰的勇士

再見果羅茲尼我的夢幻城市
重炮傾頹的街巷，廣場，硝煙和
油氣凝鑄鬼形魅影成群，撞見
我快槍下喪命那單兵地上躺著

他的血流濺了一小塊南方不祥的
夜，覆著無妄的雪；他的右手
大力前拋復痊攣扳回，征服的火銃
摔出丈遠，左手停在胸口

左手？它認定月暈倏忽轉明當下
我狙擊的子彈準確命中的一點
血自手心滲透，凝固，瘦削的
食指上戴一枚怪異的白金環

那指環在殘餘的大星映照下
如巨靈逼視，對著雪光瞬息
閃爍聲音堅持，不停地眨眼：
H.D.海蒂伊安娜，海蒂伊安娜

H.D.，我認識那指環，啊海蒂伊
安娜——即使深陷腐蝕的死水心
我以盲目的直覺認知，並且

辨識它海蒂伊安娜

H.D.，即使禁閉我於烈焰的
銅火爐，我聾聵的專注
也將聽見祖國厄難對我呼救
回應 H.D.海蒂伊安娜

H.D.，即使他們放縱兵馬
呼嘯，踐踏至末日我們祖國
果羅茲尼，我暗啞的聲帶提示
獨立，將春天預言再生的訊息

家書：

連日下雨，從街衢的沈鬱情調到中南部山區的土石流，構成全部的，冬之真實。想起二月中旬的紐約，空氣中也有一種真實，但感覺上比較偏向清澈，無隱晦的冷冽。走在大馬路邊，或在校園，知道換一個環境，有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去想些別的事，終究是極好的。即使甚麼都不想，就這樣走著，也是極好，殘雪快速融化著，水漬擴散著。

但我的確不停在想。那幾天早上起來就到街口買報，追蹤一件新聞。二月中旬，俄羅斯軍隊在持續四個多月的猛烈攻擊之後，急於對全世界宣布他們已經拿下了車臣首府果羅茲尼。《紐約時報》顯然對俄軍所說並不相信，但莫斯科軍部和圍城前進指揮所嚴格控制新聞，《時報》用字危殆戒慎，讀起來像讀味吉爾的史詩，既悲壯，又虛無。到二月中旬，果羅茲尼已經被俄軍轟炸得翻了一層皮，建築物、道路、橋樑、通訊設施、水電、燃煤，無不徹底摧殘，毀壞殆盡。一個平時熙往攘來，擁有三十餘萬人口的城市，估計只剩餘不到三千名負責殿後的獨立車臣反抗軍，另外就是那些一開始就躲藏在地下，長久不見天日的普通市民，數目不詳。留在傾覆頹圯的垣壁間的獨立戰士以游擊方式對進城的俄軍進行冷槍狙殺，極有斬獲，同時待命撤退去南方近高加索山的峽谷地帶集結，希望開春後反攻回來，將俄軍驅離，像三年前一樣。只是那年的戰爭並不像這一次殘酷，果羅茲尼也不曾被癱瘓到這個程度，變成一座完完全全的廢墟。

而就在二月中旬某一天，幾個原已逃離果羅茲尼的車臣婦女，為了什麼原因竟相約潛返毀滅的孤城，不幸在街頭遭數名俄軍撞見，開槍射擊，紛紛倒在雪泥地上。其中一年輕女子名海蒂者實際並未受傷，但佯裝死亡躺著。俄國兵士隨即洗劫婦女身上細軟，其中一人趨近佯死者，看她手上戴著一枚指環，強力卸之不能下，正打算抽刀斷其指以截取之一剎那，指環竟脫滑而出，乃與同伍兵士棄她與諸婦屍首於瓦礫沙發床堆中，嘗試舉火焚燒，但天靈物潮，火苗隨點隨滅，遂倉皇轉移他去。女子因僥倖逃過一劫，以生死原委懇告途中遭遇之路人，傳遍全世

界。

車臣位在裏海和黑海之間內陸，高加索山之北，面積約台灣二倍，據說地下儲有石油與天然氣。原屬蘇聯成員一部份，史達林時代曾將車臣人民集體迫遷西伯利亞，赫魯雪夫當政始令返籍。蘇聯解體，車臣亦要求脫離俄羅斯獨立。十九世紀俄國人道主義者，小說家托爾斯泰年少時曾從戎戍邊於車臣一帶。又，舊中國涉外歷史有「車臣汗」，傳為鐵木真發跡地，在蒙古與滿洲之間，和現代車臣國沒有關係。一說張騫通西域，曾到車臣，惟《漢書》無記載，不可信。

天雨路滑，出入小心。

【陳家帶選詩】

如歌的行板

癡弦

溫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必要

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

歐戰，雨，加農砲，天氣與紅十字會之必要

散步之必要

遛狗之必要

薄荷茶之必要

每晚七點鐘自證券交易所彼端

草一般飄起來的謠言之必要。旋轉玻璃門

之必要。盤尼西林之必要。暗殺之必要。晚報之必要

穿法蘭絨長褲之必要。馬票之必要

姑母遺產繼承之必要

陽臺、海、微笑之必要

懶洋洋之必要

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

世界老這樣總這樣：——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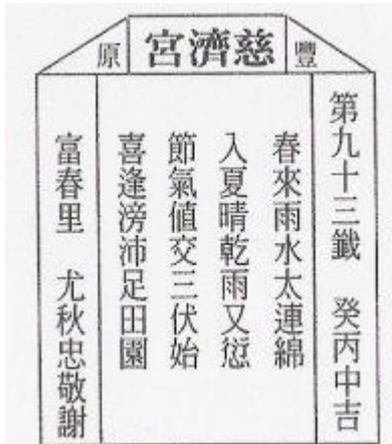
【古添洪選詩】

春喜

陳千武

她叩頭 祈禱 抽籤
篤 篤 她的高跟鞋移動
在供壇與香爐之間……
她的虔誠 以及
她的願望燒紅了一束一束賄賂
從金紙亭 篤 篤
回到媽祖的纏足下跪拜……

*



(象杯) 她俯伏
拾取弓月形杯筊的時候
(象杯) 她俯伏
拾取欺騙自己的錯覺的時候
她那彪大的臀部就遮掩了
媽祖的金身——

【瓦歷斯·諾幹選詩】

泰雅族遷移之歌

讓我送給你們一張布之舌、柺杖的結
願所有的風和荊棘的刺都閃過你們
願你們腳踏的地方平滑順暢
不論你們散落在任何溪邊的角落
不要渾渾噩噩的過日子
不要像那掉落的葉子
願你們像星星般膨脹明亮
讓你周圍的人稱讚你們、敬畏你們

【李進益選詩】

搬布袋戲的姊夫
向陽

彼一日，阿姊倒轉來
帶醃腸水果，帶真濟
好耍的物件，阮最合意的
是姊夫愛弄的，一仙布袋戲尪仔

有一年，庄裡天公生
公厝的曝粟仔場，掌中劇團
做戲拜天公，阮最愛看的彼仙
為江湖正義走縱的，布袋戲尪仔

姊夫就是掌中劇團
搬布袋戲尪的頭師，彼一年
姊夫的劇團來庄裡公演
鑼鼓聲中，西北派打倒東南派

阿姊彼時猶是
十七八歲的姑娘，有一日
走去劇團找弄戲的頭師
嬌聲柔語，東南派拍贏西北派

愛看布袋戲的阮，只不過
知也東南派是正人君子，只不過
知也西北派是妖魔鬼怪，阮未瞭解
東南派哪著一定打贏西北派

時常纏著阿姊的阮，猜想
軟心腸的阿姊就是東南派，猜想
弄戲尪的頭師就是西北派，阮想未到
東南派想會和西北派講和

彼一年，頭師變姊夫
阿姊轉來的時陣帶了真濟戲尪仔
阮問阿姊：東南派贏西北派否
阿姊笑一下，目屎忽然滾落來

有一工，阿母帶阮
去姊夫一厝看阿姊，說是兩人冤家
阮問阿母：東南派是不是輸與西北派
阿母笑一下，目屎煞也滾落來

看著姐夫，姊夫越頭做伊去
阮罵西北派妖魔鬼怪無良心
看著阿姊，阿姊犁頭不講話
阮笑東南派正人君子欠勇氣

想未到姊夫和阿姊忽然好起來
真奇怪冤家到尾煞會變親家
阿母歡喜地搓阮的頭，講阮就是
彼仙，為江湖正義走縱的布袋戲尪仔

【陳克華選詩】

我願我的死亡是在花蓮的冬季

陳克華

那時，就是一個東海岸的冷天
我貯存了足夠的睡意
夠安眠到下一個世紀，人類已經消失，再醒來——
但那時
醒不醒來該已無所謂了罷——

我翻身時順手拉了拉雲層的被子
夢見了雲層下綿延不絕的季風
我被反覆梳理的髮，
被吹走的五官
和額頭遺留的一大片冰涼——我反覆的夢
和花蓮冬天的土壤同樣冰冷
我的身體，躺下，彷彿早已習慣這床鋪的體溫
日後床單上長滿野草或是稻穗
我也已不再在乎

因為我埋下的是自己，而不是一顆種子
我無法許諾任何未來的青蔥或者繁茂
但冬日的風會是確定的
冰涼的泥土的被褥與被褥下豐沛的冬雨
會是確定的

而我就要如此永遠睡去
彷彿吃過和暖溫飽的最後一餐
並和親愛或親密過的人一一握別——
像臨睡前對白晝的祕密回憶：

陽光稀薄的街道 行人寥落的白晝
花蓮的冬日，我僅有的童年和少年
我獨自走在乾涸的石礫河床想像可能的福地
突然明白：
我將要如何像像花蓮的冬日一般乾燥地死去……
而海潮與鵝卵石灘是不變的
浪在礁石間打起如霧氣般的浪也永不消失

但寄生蟹和海蟑螂確已不見
黑鵝卵與白鵝卵也已不見

而我也已不見，但
並沒有一個人在意一個
永遠不會再出現的花蓮人，沒有一個花蓮人在意
這就是時間
和記憶最合作無間的演出罷

在沒有了白燈塔的海邊像一株被隨意栽種
終究沒有活成的行道樹般啞然，凝視
這沈默著進行的失去
這無比大規模進行著的遺忘
在被季風與雨水重重包圍的冬季的花蓮

我知道了我將是如何死去的
（我知道了我們將是如何死去的）
連同我為這寒冷季風所刺出的眼淚
連同我對花蓮的所有記憶
連同我的

並不在意。

後記：2003 年某月某日回家，和父親去到平日父親最愛的日本料理店用餐，就在溝仔尾的臨河溝一處不過幾坪大的地方。等餐之際聽到背後餐廳頭家在吧台後，對著不知何人以台語說：「就是那個『外省仔醫生』……。還有他兒子……聽說也在台北當醫生……」，儘管他刻意壓低了聲音，那一字一句仍然清楚傳入我耳裡，我心底。父親只是面無表情地吃著，不知道他是否聽見了，我記得最近曾經聽他抱怨過聽力減退。自一九五〇年在離亂之中來到台灣，醫學院畢業後來到全台最偏遠的花蓮防癆局工作，娶妻生子，自軍中退伍後自行開業，父親心裡早已經把花蓮當作自己的故鄉了吧。而在 2000 年後的政治操弄下的「台灣人意識」裡，他卻又成了背負原罪的異鄉客。而我就在那一刻裡覺得自己的雙足漸漸飄離了這片土地——我聽見自己誓言般的聲音在說：今生今世將在空中行走，行走坐臥，不再沾染這個島嶼半顆泥土裡的塵粒。而花蓮，也就此與「我的故鄉」，永遠決裂、撕裂罷。

【焦桐選詩】

過七賢三路

焦桐

休假的美國大兵登陸第二號碼頭
就佔領了七賢三路
海灣飯店一夜間住進九艘巡洋艦
他們運來整船整船的軍需品
過期的盤尼西林
過剩的保險套
和第七艦隊那樣興風作浪的精液
一級戰備的陽具
陣亡時也要勃起

六〇年代的夏日在蟬嘶中升溫
貧窮的女人為飢餓的政府賺外匯去了
發育中的孩子穿著美援麵粉袋縫製的內褲
湧進教堂領麵包

黃昏是威士忌和花露水布景的野戰場
輸精管比下水道忙碌
龜頭比彈頭更急躁
擁妓調笑的大兵扶醉擲酒瓶
引爆了痙攣的嬉戲
我少年時代的眼睛拍攝了這部越戰電影
蘇絲黃望著我又不斷離我遠去
藍調在家鄉的街道
演奏異國的風情

(一九九五)

【陳黎選詩】

媽媽的孩子（O wawa ni Inaaw）

阿美族歌謠／吳明義譯

- 1 讓我們跳舞吧！
同伴們，
明天就要做苦工呀！
是男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 2 出門聽聞綠繡眼媿婉的鳴叫聲，
好似你們溫柔的噓暖請安，
是男的孩子，
是女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 3 東方的那兩塊岩石，
一高一低，成雙絕配，
是男的孩子，
是女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 4 阿匹檀的樹葉，迎風搖曳翻滾，
好似妳們舞裙，
隨著舞姿的變化飄逸，
在豐年祭的歌舞場所，
是媽媽的孩子。

- 5 澗水瀑布的潺聲，
有如你們爽朗快樂的談笑聲，
在砍伐柴木的地方，
是男的孩子，
是女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 6 露珠整排吊掛在蜘蛛的連線上，
有如你們頭冠上的亮片，
是男的孩子，

是女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7 魏基魯干的鳳梨熟裡透紅，
有如妹妹紅潤的雙頰，
是女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9 旱季的晨星，
有如你們抽煙的亮光，
是女的孩子，
是男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10 晚間蟋蟀的鳴聲，
好似你們的口哨，
是女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11 槍扛在肩上，
是祖傳的槍桿，
讓你們雄赳赳，
氣昂昂，
是男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12 河邊的狗嘯聲，
好似妹妹目送哥哥遠離上工的哭聲，
是女的孩子，
是男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13 曠野的梅花鹿鳴聲，
有如妹妹孤獨的哭聲，
是女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14 燒耕時老鷹的鳴叫聲，

好似妹妹失望的哭聲，
是女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15 是用過的茅草，
象徵你們退而求其次的心情，
是女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16 是中午的影子，
是我可愛的矮冬瓜，
是女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17 是朝陽初昇時的影子，
是哥哥細長的身軀，
是男的孩子，
是媽媽的孩子。

【李癸雲選詩】

擁抱

夏宇

風是黑暗

門縫是睡

冷淡和懂是雨

突然看見

混淆叫做房間

漏像海岸線

身體是流沙詩是冰塊

貓輕微但水鳥是時間

裙的海灘

虛線的火焰

寓言消滅括弧深陷

斑點的感官感官

你是霧

我是酒館

【黃東秋選詩】

O Amis Hananay a Tamedaw
阿美族頌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MIS PEOPLE

O Amis hananay a tamedaw!
O Amis hananay a tamedaw!
O malingaday to romi'ami'ad,
caayay katalaw to cidal ato 'orad.
Hiya hohay yan! Hiya hohay yan!
Micekiw sa i riyar, mikalang i 'alo,
lipahak to romi'ami'ad.

阿美族人是這樣的族群！阿美族人是這樣的族群！
是一群勤奮、努力不懈的工作者，絲毫無畏酷熱的太陽也無畏淒冷的雨水。
嘿呀喔嘿呀！ 嘿呀喔嘿呀！
在海邊快樂地採擷海菜和貝類，矯捷地在河邊捕捉螃蟹，愜意、悠閒地生活著。

O Amis hananay a tamedaw!
O Amis hananay a tamedaw!
O matayalay i cowacowa,
caayay katalaw to cidal ato 'orad.
Hiya hohay yan!
Midongec sa i lotok, mifoting i 'alo,
Nga'ayay ko tatirengan.

阿美族人是這樣的族群！ 阿美族這樣的族群！
是各行各業的尖兵，絲毫不畏懼熾熱艷陽也無懼於疏狂的驟雨
嘿，呀喔嘿呀！嘿呀喔嘿呀！
在高峻山中矯健地砍採藤心，矯健地在河邊捉螃蟹，個個都有健碩的體魄。

Canglalay ko Folad
月夜 THE MOONLIT NIGHT

Hoyan! Yo feriw ko safalat.
Fangcalay ko dadaya,
canglalay ko folad.
Mikipapotapotal ko tametamedaw,
a malaholol to fiyaw-fiyaw.
Awa ko kihar no Amis a tamedaw.
Mikipapotapotal ko tametamedaw,
哇嗚！舒爽的南風徐徐吹來，
夜是多麼寂靜、祥和，

月是多麼皎潔、柔和。
家家戶戶各在庭院裡，享受天倫之樂，
鄰居們歡愉地談天說笑。這是多麼安適的社會景象，
人人無事煩惱而愉悅盪漾。

11月3日 pm 2:00-4:00

第一場 【詩人談詩、吟詩】

余光中／劉紀蕙

陳克華／楊雅惠

詹澈／蕭蕭

余光中詩選

雨聲說些什麼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樓上的燈問窗外的樹
窗外的樹問巷口的車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巷口的車問遠方的路
遠方的路問上游的橋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上游的橋問小時的傘
小時的傘問濕了的鞋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濕了的鞋問亂叫的蛙
亂叫的蛙問四周的霧
說些什麼呢，一夜的雨聲？
四周的霧問樓上的燈
樓上的燈問燈下的人
燈下的人抬起樓來說
 怎麼還沒有停啊：
 從傳說落到了現在
 從霏霏落到了泔泔
 從簷漏落到了江海
 問你啊，蠢蠢的青苔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吸煙

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吸煙
因為有人再你的下面

一連咳了三聲嗽
呃喝呃喝呃喝
你卻假裝聽不見
就算你要吸煙
也要讓別人呼吸
呼吸新鮮的空氣
啊嚏啊嚏啊嚏
有人在下風求你
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吐痰
因為有人在你的下面
一連皺了三次眉
呃喝呃喝呃喝
你卻假裝看不見
就算你要吐痰
也要讓別人呼吸
呼吸新鮮的空氣
啊嚏啊嚏啊嚏
有人在下風勸你

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小便
因為有人在你的下面
一連別了三次臉
呃喝呃喝呃喝
你卻假裝撞不見
就算你要小便
也要讓別人呼吸
呼吸新鮮的空氣
啊嚏啊嚏啊嚏
有人在下風惱你

請莫在上風的地方講演
因為有人在你的下面
一連舉了三次手
呃喝呃喝呃喝
你卻假裝不發現
就算你要講演
也要讓別人呼吸
呼吸新鮮的空氣

啊嚏啊嚏啊嚏
有人在下風處噓你

請莫在上風的地方講演
也莫在上風的風口小便
請莫在上風的高處吐痰
也莫在上風的風頭吸煙
 呃喝呃喝呃喝
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做這些
因為風向隨時會改變
 也許就在明天
 啊嚏啊嚏也許
你也會落在下風的一邊

絕色

美麗而善變的巫孃，那月亮
翻譯是他的特長
卻把世界譯走了樣
把太陽的鎔金譯成了流銀
把烈火譯成了冰
而且帶點薄荷的風味
凡嚐過的人都說
譯文是全不可靠
但比起原文來呢
卻更加神秘，更加美

雪是另一位唯美的譯者
存心把世界譯錯
或者譯對，詩人說
只因原本本來就多誤
所以每當雪姑
乘著六瓣的降落傘
在風裡飛旋地降臨
這世界一夜之間
比革命更徹底
竟變得如此白淨

若逢新雪出霽，滿月當空
下面平鋪著皓影
上面流轉著亮銀
而你帶笑地向我步來
月色與雪色之間
你是第三種絕色
不知月色加反光的雪色
該如何將你的本色
——已經夠出色的了
合譯成更絕的艷色？

Ozymandias *P. B. Shelley*

I met a traveler from an antique land
Who said: Two vast and trunkless legs of stone
Stand in the desert . . . Near them, on the sand,
Half sunk, a shattered visage lies, whose frown,
And wrinkled lip, and sneer of cold command,
Tell that its sculptor well those passions read
Which yet survive, stamped on these lifeless things,
The hand that mocked them, and the heart that fed:
And on the pedestal these words appear:
“My name is Ozymandias, king of kings:
Look on my works, ye Mighty, and despair!”
Nothing beside remains. Round the decay
Of that colossal wreck, boundless and bare
The lone and level sands stretch far away.

Spring, the sweet spring *Thomas Nashe*

Spring, the sweet spring, is the year's pleasant king,
Then blooms each thing, then maids dance in a ring,
Cold doth not sting, the pretty birds do sing:
Cuckoo, jug-jug, pu-we, to-witta-woo!

The palm and may make country house gay,
Lambs frisk and play, the shepherds pipe all day,
And we hear aye birds tune this merry lay:

Cuckoo, jug-jug, pu-we, to-witta-woo!

The fields breathe sweet, the daisies kiss our feet,
Young lovers meet, old wives a sunning sit,
In every street these tunes our ears do greet:

Cuckoo, jug-jug, pu-we, to-witta-woo!

Spring, the sweet spring!

陳克華詩選

1. 展開

河流終於遇見了平原
化身一隻多情邀約的慵懶腕臂

白雲終於遇見了晴空
空氣如嬰兒的肺葉開始擴張透明透明擴張成卵形宇宙

眼睛終於遇見了海洋
激動淚水衝撞出眼眶直奔久睽的藍色廣袤。

風遇見了靜寂。
陽光遇見了下午。

一顆拋擲而過的石子躺在湖底。
湖面蜻蜓踩過。

我一人走在風景裡。
逐步展開的風景裡空無一人。

空無一人裡風景逐步展開。
然後我終於遇見你。

2. 試

你那樣專心
試著一把簇新的吉他
嫻熟 鄭重地
擁抱著曲綫優美的琴身
指尖挑動了

第一根弦
音，然後等待靜止——

（貼近 俯身 姿勢那樣地挑逗）

漫長的絃音消失後的那空白——
「我今生至高的幸福罷……」我想：
當你也這樣試著我……

當我想像你
試著一把琴似地 試著

挑動了我……

3. 拭淚的樹

你哭了。我確信
淚光只有一瞬

但我已為你遞來
拭淚的樹皮

是的，多麼蒼老而粗糙
你用它擦紅了雙眼，揉破了眼眶
但是我沒有看見淚——

淚是枝頭紛紛的露珠
淚是盈盈湧動的河海

淚在浮雲行走的天空
淚在種籽睡眠的地底

「我明白了，因為你的悲哀原來有這麼大，
這麼廣闊……」

而你說：不，
一切只因為樹皮如此傷人……。

但你離去時
說要

向樹說一聲
謝謝。

4. 肉身之焰

火種才落入靈魂的深穴
你已轟然昇起來到眼前
你高溫發光的肉身
一顫一顫回應著無形無貌流動慾望的拂動

這樣一朵無比光潔的火焰似的肉身呵
不禁讓我敞開胸膛
貼近

讓你的肉身燒焦著我的。
痛痛痛是的，痛是蠟燭昂揚的狂喜
一舔一舔吸吮著頭頂的黑暗
暗示著風無所不在的無可遏抑：

「你嗅著了那肉身被點著了的燒焦氣味了嗎？」

甜甜的虛無 稀薄的真相
而火種就快要熄滅了……。

是的，黑夜就快要前來
為我們製造另一個無所不在且無可遏抑的
正確人生的絕望白晝……

5. 秋日葬禮

彷彿遠方有莫名的慶典
我逆著眾人的方向行走
逆著金黃美好的陽光
逆著翻飛的落葉和深入髮植的的微風

逆著我內心急劇鼓脹的渴求
逆著衣裳和皮膚被吹起的皺褶
也逆著時光宛轉散開的水道

我來到空敞而大片的秋
群樹都瘦下來之後

我看得見林中乾燥的行人
和從行人臉上飄落的乾燥的表情

「正要到密林深處舉行自己的葬禮呢……」
我如此微笑寒暄著，
但並沒有人停下來回應我
空氣中只見我的聲音紛紛乾燥地墜落——

在記憶終於到齊
而胸臆卻空寂了的時辰
我躺入那微涼的泥土被褥
落葉的手掌紛紛按住我微顫的
亟欲睜開的眼睫：

終於，你也倦了……

一種睽違多時的
僅僅只屬於秋日的愛
的幻覺。

6. 我前來喚醒沉睡在你心中的紛紛美好

我來，喚起在你心中沉睡的那些美好
那些，有的是你自己從不知道的
紛紛的美好。當你獨自尋到了一個角落
抽煙，回想
上一個戀情如何深深傷害你
像刮過船底的暗礁
而你，你卻還是一艘簇新的、才要試探海洋的船……

終有一天，你會將整座海洋
納入你淨身的澡缸
但，你，今日的航圖裡
你仔細標出了
那埋葬了太多沉船的幽靈三角地帶——

終有一天你要滿臉風霜地
塑像一般立在甲板上歸來

雙臂橫在如帆飽漲的胸前
睥睨著四下
麗日的港灣所馴養的一些小風小浪

而我來，麗日裡，我看見了
那恐怕將要如暗礁刮過
如海上風浪般風霜著我的
我決意喚醒的
這多年以來在你心中沉睡
紛紛的美好……

7. 凝視

原來，原先的種籽已經蔚然成為大樹了。
有這麼久了嗎，我的凝望
看見了你身上的華服
襤褸百結
你嬰兒般的神情
透露出滄桑的神秘

我來到大樹底下
完全記得當初種植的手
和樹下無言接受的泥土——
——是的，樹
正以肺葉擴張的速度生長 儘情
呼
吸
著
天空——

而你，對你的記憶
也正是我對天空的記憶
竟已似綿延了好幾世紀
似乎，我們不必急著再在今生
輪迴相同的故事——
再在大樹底下相遇
再由陌生到熟悉

我久的凝視
清楚告訴我
在時光設下澄如水晶的迷局裡
我樹的一生 還
不及你如葉落的一瞬

8. 綠光

你依然記得一種幸福存在的狀態。
那是人類意識築起的摩天最高樓
和夢原的邊界
——空氣稀薄至不至於失去意識
但夢已清楚浮出
成現實
的狀態——
那時人類的聰明智慧累積復累積已過
巔峰
只剩重覆
——我們回顧
來時的一切美好：
「一切竟都如此唾手可得……」

我們攜手走過
永遠的落日
在時光的沙漠上鑄鏤下我們流動的影子：
「從此我們只須
行走飲食就已足夠……」
足夠解那靈魂內在的永恆之渴。

而彷彿眺望得太久了
眼睫像失足的鳥終於墜落
此刻。我們緊握了彼此雙手緊握此刻
此刻此刻此刻此刻此刻此刻此刻此刻此刻
此刻如黏稠的原子吸附成金
此刻也終必消失如指縫中的沙礫

此刻，我們同時看見了地平線上似有若無的
朝著我們揮別的綠光……

詹澈詩選

坐觀都蘭山麒麟岩棺

那位阿美族酋長曾坐在這裡
三千年前，努力鑿挖棺槨
迸散的火花被時間
定格，凝結在岩壁
斑斕如麥飯石上的梅花斑
鏽痕已爬滿條條青苔
雨絲連結那時的雨滴還在下垂……

那位阿美族酋長曾坐在這裡
從樹葉間看見山下海岸
陽光斜過他肩膀
——時間和他擦肩而過
他坐在時間旁邊
影子斜斜倚靠
死亡躺下又站起來的地方

月光剛從雲層裡復活
使岩石由雲白而雲母白
彷彿可以浮起那顆岩石的重量
使岩石變輕如沙
如樹根和滴水，帶著時間的形體
穿過岩棺，穿過他的眼神
那位阿美族酋長曾坐在這裡

看著不是受傷的傷口
岩棺裂縫，時間的唇齒
汨出山泉流經他的腳踝
流向山下，山下海是更大的圓塚
以死亡的深邃等著
那不是陷阱的陷阱
那位阿美族酋長曾坐在這裡

聽著水聲從岩棺旁呢喃而去
岩棺裡深埋的蟲鳴依舊吱吱

吱織著式微的，式微的母系文明
彷彿他和她還在對話，沒有留下文字
僅以日月為證，伴著海潮
與日夜一起乘坐方舟似的岩棺
載著族人的傳說在此停泊，在此沉沒
在此，那位阿美族酋長

勇士舞

邪靈向他們靠近
一大群烏賊吐墨
像黑雲能夠變成礁岩
海浪突然退後倒翻
邪靈被他們驅離

達悟族的男人
胯間丁字褲
像用麻布擰成的白色十字架
從他們鼠蹊傳導陽功
用一根男性
和烏木棒
高高舉起狠狠向木臼洞撞擊下去

用赤膊
和裸體的太陽
一起半蹲下來
往上跳又向下頓步
把影子踏扁踏進土裡
濺起泥濘和灰塵
然後像飛魚穿過海浪叉開的手指
他們腳板後翻如尾鰭
然後像山豬
紅眼裂牙咬向邪靈

彷彿橫行向海洋沒有柵欄
彷彿他們牽手在山上搖擺
其實他們就是在山上搖擺的海浪
圍著他們的島

和裸體的太陽

急駛在東海岸公路

東海岸公路慢慢彎成出鞘的刀
刀刃鑲著一線夕照
一輛輛高速小客車剛亮起車燈
以筆直的光束磨擦
路面逐漸銳利，銳利如犁
犁開黑夜前緣
匆忙復聰明的我們
入夜以前，要登臨一處懸崖

我們，一群旅人在同一條路上
故作悠閒，又急著趕路
在自己的位置上緊握方向盤
身體緊靠椅背
在恍惚中緊靠著存在
看不見遠方暗影下的陷阱
匆忙復聰明的我們
入夜以前，要登臨一處懸崖

一架直升機沿海岸飛掠過車身
螺旋槳的聲音鑽入車窗刺入耳膜
我們必須，必須握緊自己的方向盤
側視這一龐然大物，如同夜色臨近

它聲音變小，小成飛蚊嗡嗡飛離手肘
日夜已在此道別，那麼遙遠又那麼近
東海岸公路已被月光拉直
雪亮的刀刃又被夜色埋入沙中

匆忙復聰明的我們
想在入夜以前拉住，拉住黃昏的尾巴
想提早安全的登臨懸崖
沒有人敢在當下放開，放開方向盤
我們的速度始終在時間之影內
始終在向懸崖前進的路上看著

看著車燈伸向深夜的虛無
我們只是一群旅人在同一條路上

獨木舟

在它的記憶裡
樹曾經弓著腰
從山上走下來
死亡被刨開
被刨開的樹皮
片片復活的浪花
樹脫胎換骨
成形的獨木舟舉起雙手
以它的初生
以樹的靈魂
游行在海的身上
旋轉在樹體內的年輪
變成了獨木舟的眼睛
獨木舟看見了時間的形體
黑白相間
例如凝固的漩渦
雕刻在它的兩弦

獨木舟首尾翹起兩叉浪尖
像是微笑著的嘴唇
抿緊弧形唇線
不想啟齒露出齒舌
或許默想著回復成樹
回到山上
抵觸浮在山頂上的月牙
天生孤獨的獨木舟
在海邊聽見
森林中樹和樹在說話

在孤獨中需索絕對自由的
獨木舟
像月牙垂掛向海面的釣鉤
用月光釣著海浪

用那不可能的可能

然而你看過最孤獨的海浪嗎？

它為了那一種自由
可以在海上流蕩
也可以到岸上休息
那最孤獨的一片海浪
在海邊靜靜的不動了
那獨木舟
只閃動著樹骨的磷光

聲音

躺在木板上，
抓一束稻草當枕頭。
睡著……
腦後窸窸索索傳來；
稻草被壓扁的聲音。

今夜，
我守著偷瓜賊。
刀棍放在牆角，
手電筒裝妥電池，
我豎起耳朵傾聽……

西瓜寮外，
遼夔星空下，
廣漠沙地上，
粗獷而結實傳來；
抽水機嘩嘩的聲音。

從抽水機龍頭抽起，
急速奔竄的水流。
順著三英吋水管，
從一公里外傳來；
嚟嚟嚕嚕的聲音。

水勢漲滿噴水帶，

激射出串串水花。
在月光下碎散，
如雨點傳來：
沙沙的聲音。

瓜苗在地下蔓延根鬚，
迅速吸收灑下的水分。
經過莖葉疏導，
靜靜傳來；
瓜果長大的聲音。

靜靜貼聽，
瓜果長大的聲音；
細胞在分裂；
皮網在擴散；
種子在變色……

生命，在成長……
嬰兒在村婦懷裏，
吮著乳房安眠。
星空似乎在膨脹；
夜幕正褪去——

今夜，
我守著偷瓜賊。
守著一股力量，
豎起耳朵傾聽；
狼犬因有所警覺而狂吠的聲音。

變賣夢土

拖著太陽給他的影子
父親涉過溪水
水草和雲穿過他膝蓋
他還是回頭望了望
終於讓渡出去的西瓜園
（這承租的公有河川地
這耕耘了二十年的夢土）

終於放棄五十年農耕生涯
（像一個政權的沒落）
向七十歲以後的暮色走去
他那更像無產階級的老態
勉強爬上堤防
他站立在堤防上
身體像鋤頭柄頂著太陽
陽光正深深踏在他的肩背
他的影子在堤防邊折了腰

他還在望著西瓜寮
（這夢土上的碉堡）
他看著我坐在寮門口
向他喊叫「回去啦」
回家吧，我說阿爸
讓渡書上的文字和印章
彷彿條條犁溝和畦面
那些逗點和句號
那些石頭和西瓜
都會是記憶中的泡影
例如
例如我已站在
他站過的堤坊上
身體像一隻十字鎬頂著月亮
月亮已經大如圓鋤圓如西瓜
月色烙印在肩背
還可以感覺到重量
還可以感覺到
早逝的母親和大哥
不會苛責父親
變賣這塊夢土

11月4日 pm 2:00-4:00

第二場 【詩人談詩、吟詩】

席慕蓉／焦桐

陳黎／李癸雲

瓦歷斯·諾幹／李進益

席慕蓉詩選

一棵開花的樹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麗的時刻 為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
長在你必經的路旁
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當你走近 請你細聽
那顫抖的葉是我等待的熱情
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
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給黃金少年

（一群剛上中學的少年排隊走過，領隊說停，每個人就惶惶然站在我對面的十字街頭。

頭髮已經是一樣的模式了，相似得不能再相似。身上穿的衣服也完全相同，甚至學號繡的寬窄也有講究。他們都很沈默，因為按規定在隊伍中是不可以開口的。）

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要流下淚來
這裡面會有我的孩子嗎

如果真有 請你告訴我
那個昨天還有著狡黠的笑容
說話像是寓言與詩篇的孩子

那個像小樹一樣 像流泉一樣
在我眼前奔跑著長大了的孩子啊
到什麼地方去了

請柬

——給讀詩的人

我們去看煙火好嗎
去 去看那
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
夢境之上如何再現夢境

讓我們並肩走過荒涼的河岸仰望夜空
生命的狂喜與刺痛
都在這頃刻

宛如煙火

婦人之言

我 原是因為這不能控制的一切而愛你

無從描摹的顫抖著的欲望
緊緊悶藏在胸中 爆發以突然的淚

繁花乍放如雪 漫山遍野
風從每一處沈睡的深谷中呼嘯前來
啊 這無限豐饒的世界
這令人暈眩呻吟的江海湧動
這令人目盲的
何等光明燦爛高不可及的星空

只有那時刻跟隨著我的寂寞才能明白

其實 我一直都在靜靜等待
等待花落 風止 澤竭 星滅
等待所有奢華的感覺終於都進入記憶
我才能向你說明

我 原是因為這終必消逝的一切而愛你

大雁之歌

——寫給碎裂的高原

祖先深愛的土地已經是別人的了
可是 天空還在
子孫勇猛的軀體也不再能是自己的了
可是 靈魂還在
黃金般貴重的歷史都被人塗改了
可是記憶還在

我們因此而總是不能不沉默地注視著你
每當你在蒼天之上緩緩舒展雙翼就會
刺痛我們的靈魂掀開我們的記憶
背負著憂愁的大雁啊
你要飛向哪裡？

陳黎詩選

情 詩

我們必須歡迎各種
可能的爭吵
讓不同的腳嘗試不同的
音步：曲折的比喻
似是而非的敘述
因為愛只有一個主題

譬如我喜歡用駢體造句
說憂由於心，妒來自女
而你卻一味信仰詩律，半新半舊地辯說
懷疑，是抽象動詞
不能跟我押韻

啊，我們必須熟練種種修辭學的絕技
倒裝，誇飾
鍊金術般把一切，一切難過的都
誤解成金：
因為愛
愛實在是太大的岩塊

秋 歌

當親愛的神用突然的死
測驗我們對世界的忠貞
我們正坐在夏天與秋天尾巴結成的鞦韆
企圖盪過一堵傾斜了的經驗的牆
向迎面而來的風借一只別針

而如果突然，我們緊握住的手
在暮色中鬆開了
我們勢必要抓住奔跑中的平原的身體
向無邊界的遠方大聲說出我們的
顏色，氣味，形狀

像一棵用抽象的存在留下簽名的樹
我們陸續解下樹葉與樹葉的衣裳
解下過重的喜悅，欲望，思想
成為一隻單純的風箏
別在所愛的人的胸前

一隻單純而美的昆蟲別針
在黑暗的夢裡翻飛
在抽走淚水與耳語的記憶裡攀爬
直到，再一次，我們發現愛的光與
孤寂的光等輕，而漫漫長日，只是

漫漫長夜的孿生兄弟

我們於是更甘心坐在夏天與秋天
交尾而成的鞦韆上，甘心修補
一堵傾圮了的感情的牆
當親愛的神用突然的死
測驗我們對世界的忠貞

神話八行

露珠整排吊掛在蜘蛛網的連線上，有如你們頭冠上的亮片，是男的孩子，是女的孩子，是媽媽的孩子
我是伊庸魯瑪，我活了很久，我住在這世上，我看了很久了，我在等祖先帶我走，我這麼想已經很久了
古代有一個男子叫烏又得生殖器非常長出門時必須把它纏在腰上四五圈以上在河邊洗澡時生殖器順流而下被
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
兩隻山老鼠看見卡福特的大睾丸以為那是地瓜咬了一口睾丸裡冒出一股濃煙飄向遠方形成一道彩虹般的煙橋
時鐘主要由三個部份構成：指針，鐘擺，和時間。鐘擺有時可以省略；指針可分為時針，分針，和秒針
每一片均以紐崔萊紫花苜蓿濃縮素為基質，含有鈣，鎂等精純礦物質。鈣是強健骨骼，牙齒所必須的物質
嗚哇嗚，嗚哇嗚，睡吧，背上，我的。睡吧，肩上，肩上。會來，貓頭鷹，抓眼睛。睡吧，睡吧，背上

註：此詩第一行是阿美族的民歌；第二行是太魯閣一泰雅族老人的怨歌，他活了近一百歲，覺得生命很無聊，很想死掉；第三、五行是阿美族的神話傳說；第七行是美商安麗公司的商品說明；第六行是我自己虛構的神話；第八行是卑南族的搖籃歌。

在我們生活的角落

在我們生活的角落住著許多詩
它們也許沒有向戶政事務所申報戶口
或者領到一個門牌，從區公所或派出所
走出巷口，你撞到一位邊跑邊打大哥大的慢跑選手
尷尬的笑容讓你想到每天晚上在家門前幫年輕太太
擦紅色跑車的老醫生，原來
它們是一首長詩的兩個段落

物件和物件相聞而不必相往來
一些浮升成為意象，向另一些意象
求歡示好。聲音和氣味往往勾搭在先，暗自互通
聲息。顏色是羞怯的小姊妹，它們必須待在家裡
擺設好窗簾床單浴袍桌巾，等男主人回家，扭開
燈。一首詩，如一個家，是甜蜜的負擔
收留愛慾苦愁，包容尚與不尚

它們不需到衛生所結紮或購買避孕套
雖然它們也有它們的倫理道德和家庭計畫
門當戶對不見得是最好的匹配
水乳固然可以交融，水火也可以交歡
黑格爾吃白斬雞，黑頭蒼蠅辯論
白馬非馬。溫柔的強暴
震耳欲聾的寂靜
不倫之戀是詩的特權

它們有的選擇活在暗喻的陰影或象徵的樹林裡
有的開朗樂觀，像陽光的蜘蛛四處攀爬。有些
喜歡餐風飲露清談野合，有些則像隱形的紗
散佈在分成許多小套房出租的你的腦中，不時
開動夢或潛意識的紡織機
許多詩據說被囚禁在習慣的房間。你閉門
覓句，翻箱倒櫃，苦苦呼喚，甚至騎著電子驢

驅趕滑鼠，敲鍵搜尋。打開窗戶
寬天厚地，它們居然在那裡：
雨後的鳶尾花。放學回家的
一隊鷗鳥。歪斜的
海的波紋
煮著一鍋番茄和幾片豆腐的微波爐

你想到還要幾粒豌豆。你走進超市看到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你隨手拿了一罐，發現挖空心思，刻意
求索的它，原來因缺席而存在：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一顆紅柿孤獨地在收銀台上。你說
妙哉，一顆紅柿孤獨地在收銀台上
一行字自成一戶
你不免懷疑它移民自日本或多絕句的盛唐
但是你完全不在意。完全不在意它們可以全部裝進
一個小小的購物袋

小宇宙 II

12

大武的海，從車窗內往外看，是一塊
砌得平而整的水藍大涼糕，火車一動
整座海變成一系列低溫宅配的透明餐櫃

17

風的公寓：準備讓
一萬個伴侶集體
受孕的花粉的轟趴

18

海岸教室：
無鷹不起立，有浪才翻書
其餘一律自由活動

33

那女侍端盤清桌多輕巧
絲毫不知黏在她光滑
臂膀你目光之油膩難拭

57

停車路邊，臥看鼻外清澄的藍天
一隻小蟲在我鼻尖，彷彿在峰頂
此際，我的軀體是家鄉的一列山

58

人啊，來一張
存在的寫真：

囚

82

文法家的燕子用剪刀把愛剪成靈類
和肉類，卻忘了區分動、名詞：
愛人愛做愛人愛，我愛不愛我……

84

水很清：丁仔漏的少年大家快跳
到溪中去，仰泳成一排肉筏，讓丁字褲
下的釘子漏出來，一起釘向天空

註：丁仔漏，位於花蓮豐濱西邊海岸山脈台地的阿美族部落，前有溪，
族人稱 Tingalow，意即「水甚清」，漢人譯為「丁仔漏」。

88

哥哥與妹妹坐著薄薄的木白浮海而來，生下
薄薄的我們，在一塊薄薄的白形地裡種田搗米
薄薄，薄薄地度過我們薄酒輕歌的浮生

註：阿美族薄薄社在今花蓮南埔，傳說祖先是遇洪水坐著大白漂流而來的一對兄妹。木白，阿美族語 papokpokan（巴薄薄安），節之而為社名。又說因部落各戶傍晚白中搗米發出 pokpok 聲而得名。

91

島嶼明後日路況預報：汐止白沙，鶯歌
林邊，暖暖春日，萬里美濃；尖石集集
通霄烏日，番路八堵，水上霧峰

92

寫 e-mail 給沒養過滑鼠的曾祖母
談愛與死：她回我（並且要我轉寄）
閃電寫成的最古老的電子郵件

98

讓死亡在你的口袋民宿一夜
體會你對它的好奇與膽怯：
可以試吃試睡，但非正式營業

輕騎士

我突然明白，這世界原來是眾神合資經營、管理的一個小小的摩托車出租站。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台不佔什麼空間、不佔什麼時間的輕型機車，雖然我們的行李無比沉重。我們的靈魂騎著我們的身軀，輕輕騎過這世界凹凸凸凸的山嶽河谷高樓低田陰道陽貨日日夜夜。像一件薄紗輕輕掠過膚淺的肌膚，像輕風掠過薄薄的水面，我們輕薄地對胯下世界做植物性、動物性、礦物性、寵物性、精神性、肉體性、宗教性、哲學性、嚴肅性、趣味性、商業性、學術性、結構性、策略性、理論性、臨床性的「一次性」騷擾。你好，親愛的氣候，我會載著你們厚厚的祝福與束縛；你好，親愛的師長，我會載著你們厚厚的教誨與後悔；你好，親愛的祖母，我會載著你們厚厚的裹腳布與電話簿；你好，親愛的窺淫者，我會載著你們厚厚的臉皮與眼皮。穿過陰影的地圖，經度緯度如此重，速度如此輕；穿過光的地球儀，海與天的床榻如此重，藍色如此輕。在愈來愈輕的引擎聲中輕輕進入愈來愈輕的輕金屬，輕工業，輕音樂，輕歌劇，輕文明，輕道德，輕死亡，輕永恆……

霧社（1892—1931）

一、膏（1892·埔裡）

凝成了膏，如一面鏡子，坦開胸膛……

我們遺失了一個孩子——Dadao Giwas，血從胸膛流了下來，像一顆顆不肯凝固的淚水，溫熱的水線流到埔裡街道的泥土上，沿著不同氣息的腳印滑過，只為了溫習彩虹橋上傳下的聲音。紅色的血不斷地湧出……

紅色的火吹送著復仇的利刃，在鋁鍋做成的海洋中，淚水一般的血慢慢凝固成一面殷紅的鏡子，你看到了嗎？每張復仇的胸膛都長出一對翅膀，他們飛向彩虹橋，也墜落罪惡的深谷。

你把胸膛打開，一對潔白的翅膀伸了出來，他將你帶上天空，地面上的鏡子慢慢凝固，凝成一枚小小的、心形的膏點。

本事：胡傳《台灣日記與秉啟》載：“埔裡所屬有南番，有北番。南番歸化久，初亦不茲事。北番出，則軍民爭殺之；即官欲招撫，民亦不從……。民殺番，即屠而賣其肉，每肉一兩值錢二十文，買者爭先恐後，頃刻而盡；煎熬其骨為膏，謂之『番膏』，價極貴。官示禁，而民亦不從也。”

二、山櫻花（1901）

三月的櫻花樹怎麼開花了？

七歲的Hajun來到溫泉刮著山鹽青，一包芋頭葉的山鹽青要為家人的脖子消腫。一回頭，山腳下的櫻樹都開花了。

三月的櫻花樹怎麼爆炸了？

Hajun 的眼睛看著爆炸的櫻花，一片一片的花瓣乘著風飄上來，撿起一片花瓣，別在胸口上，Hajun 覺得疼！

三月的櫻花樹怎麼流血了？

墜落的山鹽青雪花般飄著，覆蓋在 Hajun 的眼睛，找不到路的眼睛焦急的對空中喊著：我要回家！

三月的櫻花樹開滿了山谷。

多年以後，仍然是七歲的 Hajun 來到溫泉，所有的櫻花樹下都站著日本警察，Hajun 不理會嚴肅的警察，如常刮山鹽青，如常想著回家。

本事：日人治台之初，“深堀事件”（1897）帶給日人極大的震撼，並對霧社地區的泰雅族埋下威嚇與武力圍剿的誘因。首先即實施禁食鹽、鐵器等“生計大封鎖”，族人只得以前山鹽青替代食鹽。1901年，日人展開對霧社山區的圍剿與討伐行動，史稱“人止關之役”。

三、少年最後的敵首祭（1920）

秋日月光照耀的山嶺，腰間魚尾形番刀劃傷族人的暗影。十五歲的馬赫坡少年尾隨大人的腳步，他聽見貓頭鷹發出警告的訊號，出發前的希麗克卜鳥再次橫過少年的眼前。

這秋日夜隙，少年的敵首祭安穩地等在薩拉茂部落。

少年張開眼睛將黑夜撕下來，貓頭鷹冷靜地躲在樹洞，希麗克鳥卻像夜晚的蝙蝠在清晨哭泣，當少年劃下第一顆頭顱，照耀部落的紅太陽，卻兀自笑了起來。

這秋日清晨，馬赫坡少年砍下了薩拉茂部落親族的頭顱。

本事：1920年，“薩拉茂地區抗日事件”日人無法以

武力平定，遂兩次脅迫霧社群族人編成“奇襲隊”參予討伐薩拉茂的抗日壯丁，以獵取“敵蕃”首級論功行賞，並舉行“敵首祭”為誘，實進行著“以蕃制蕃”的滅族行動。

四、教室（1925）

我是花岡一郎，蕃人的子弟。

我走進教室，看到排列整齊的武士刀。第一把刀劃去了我的長發，使我變成留著三分頭的小日本。我後來看見那些黑色的頭髮，吊掛在教室的窗板上，隨著歲月的曝曬，它們都變成一絲一絲的嘆息，隨風搖擺。

我是川野花子，蕃人頭目的孩子。

我走進教室，聽到了奇異的聲音在流竄，Y一メへ又……抓到第一個音符，我將它豢養在喉嚨裡，它喂養、敲打、拉扯、撫摸我的聲帶，直到我再也無法發出族語，它滿意的離開了喉嚨，像孩子般，睡在我的腦殼裡。

我是中山 清，“霧社事件”不良蕃的孩子。

我走進教室，不久便沉沉入睡。睡夢中我聽見刀光劍影的招喚，我看見我的手數著親族的頭顱，後來長著翅膀的書籍飛到我面前，像天使般安慰著我。醒來之後，我發奮地啃讀書本，直到我的罪惡被洗清。感謝天皇！

本事：日人於1910年設立“霧社教育所”，作為教化霧社地區泰雅族子弟的先聲。1922年之後，陸續設立各部落的“蕃童教育所”，但在撫育與攏絡政策下，先後將花岡一郎（其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講習科，為日本殖民地政府教化撫育政策下的一大盛事）、花岡二郎、川野花子、高山初子、中山 清（“霧社事件”後裔，事件當時，曾受日警搭救，並擔任點數反抗蕃死者頭顱的工作）等編入日人子弟就學的霧社尋常小學校，作為日本教化的典范代表。

五、風中的名字（1931年5月6日）

自從仇恨趁黑夜追殺了憐憫，我們只剩下298具

身體。我們將悲傷藏了起來，藏在花葉、藏在泥土、藏在風塵之中。所以我們每一個微弱的呼吸，都沾粘著親人的氣息。

從霧社分室到眉溪，從眉溪到埔裡街，從埔裡街最後來到川中島，我看到所有的魂魄也徘徊在川中島，只有我們的身體最微弱，只能卑微地默念風中的名字。

**Mona Dadau Walis Habauo Bakan Lagis Nomin
Obin Bihau Basaou Bawan Mushin Sabo Lubi**

讓我們用力地呼吸你的名字吧！從花葉中伸展芬芳，從泥土裡長出果實，從風塵中雕塑希望，用你們的名字傳遞歷史的氣息。

本事：1930年4月25日，日人唆使道澤群族人投入“以蕃制蕃”的戰鬥，殺害事件餘生的“保護蕃收容所”族人，史稱“第二次霧社事件”，事件中，561名族人在奇襲中僅存298人。5月6日，“強制移居”至川中島行監管，為霧社地區泰雅族人的反抗行動劃下歷史宿命的悲慘結局。

11月4日 pm 7:00-9:00

第三場 【詩人談詩、吟詩】

鄭愁予／古添洪
陳家帶／賴芳伶
陳義芝／陳昌明

鄭愁予詩選

夢土上

森林已在我腳下了，我底小屋仍在上頭，
那籬笆已見到，轉彎卻又隱去了。
該有一個人倚門等我，
等我帶來的新書，和修理好了的琴，
而我祇帶來一壺酒，
因等我的人早已離去。

雲在我底路上，在我底衣上，
我在一個隱隱的思念上，
高處沒有鳥喉，沒有花靨，
我在一片冷冷的夢土上……
森林已在我腳下了，我底小屋仍在上頭，
那籬笆已見到，轉彎卻又隱去了。

窗外的女奴

方窗

這小小的一方夜空，寶一樣藍的，有著東方光澤的，使我成為波斯人了。當綴作我底冠飾之前，曾為那些女奴拭過，遂教我有了埋起它的意念。祇要闔攏我底睫毛，它便被埋起了。它會是墓宮中藍幽幽的甬道，我便攜著女奴們，一步一個吻

地走出來。

圓窗

這小小的一環晴空，是澆了磁的，盤子似的老是盛著那麼一塊雲。獨餐的愛好，已是少年時的事了。哎！我卻盼望著夜晚來；夜晚來，空杯便有酒，盤子中出現的那些……那些不愛走動的女奴們總是癡肥的。

卍字窗

我是面南的神，裸著的臂用紗樣的黑夜纏繞。於是，垂在腕上的星星是我的女奴。神的女奴，是有名字的。取一個，忘一個，有時會呼錯。有時，把她們攬在窗的四肢內，讓她們轉，風車樣地去說爭風的話。

卑亞南蕃社

——南湖大山輯之二

我底妻子是樹，我也是的；
而我底妻是架很好的紡織機，
松鼠的梭，紡著縹緲的雲，
在高處，她愛紡的就是那些雲

而我，多希望我的職業

祇是敲打我懷裡的

小學堂的鐘，

因我已是這種年齡——

啄木鳥立在我臂上的年齡。

大風中登頂白山主峰華盛頓

(華盛頓峰為美東最高峰，標高六千六百呎)

「此彈丸之頂 常有地球上最疾狂之風劫勢」
如果此話果然 風速四〇〇哩
就乘此際 攜酒登臨吧

散髮
敞懷
把左鞋踢入風中
再把右鞋踢入
解除了命中的禁役
任君自由翻身去吧

第一杯自飲
第二杯酌天地
第三杯仍是：自飲
而甫一張口 列齒因風擊而側立
圓顱因髮脫而盡赤
衣衫裂若漂絲
肌膚起伏
肋脊交疊
骨節嘎嘎如久置的風車
驟然間掣動
四肢 如磨
臟腑 如齧

罡風穿越軀體
翻囊洗穴
終於我透明起來了
感覺日光自飛雲中沁出
也沁過我的形骸
我知道我選擇的時辰
到了 一生登峰攀折
這造極的頃刻
到了 水份氣化了
神經電化了

在空無的大化中
只留一片人形的花痕
印在
山石上

寂寞的人坐著看花
——東臺灣小品之一

山巔之月
矜持坐姿

擁懷天地的人
有簡單的寂寞

而今夜又是
花月滿眼
從太魯閣的風檐
展角看去
 雪花合歡在稜線
 花蓮立霧于溪口

谷圈雲壤如初耕的園圃
坐看峰巒盡是花
則整列的中央山脈
是粗枝大葉的

北迴歸線
——南臺灣小品之一

你信上說：「我自南來以情立人，
 你自北來以詩立命。」
我眉批曰：「酒是仲介者」
我蘸酒畫一道北迴歸線
不覺落筆太重 驚起了窗鳥
一路唱著曲子飛逝：
「好山好水是一切的詮釋。」

陳家帶詩選

金山日出

金礦沈睡於近山的傳說。

橢圓形海灘我們迷走，
放逐昨日如一線風箏，
直到惡夢鹹濕的翅膀折斷，
長大的鞋子找不著童年足印。

意志的柵欄開啟，我們
身體躍出知識巨獸一匹
逆風登臨沙丘城堡，
月光下獵尋著時間奧義書，

並且露出一小截存在哲學的尾巴。

舉目前眺，
浪尖逐岸，
星群舞空，
玩著分分合合的無盡遊戲。
在熱的冷的長的短的人生的缺口，
遺失了潮汐呼吸的規則；
遺失了宇宙旋轉的方向；
（金山？銀山？黑夜？白夜？）
今夜回首
松林外只見公路車燈急馳如電光石火。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掌中鵝卵石以飛碟姿勢投水叩問，
大海無言以對----巨獸化為
我們不斷投射在沙灘上漸長漸瘦
漸瘦漸黑的影子：頭重腳輕

互為 ET，每個人都是
世紀末的空前絕後；
而神，神住在
遠遠遠遠太平洋中的海市蜃樓

螢火般一點一點遙控引爆我們體內金色的日出……

雨落在全世界的屋頂

春天自黑暗開始流動的時候，
我聽見雨落在全世界的屋頂，
聽見雨落在全世界的我
清醒得像京城裡最高的那片飛簷，
漏下一些些光，一點點時間……

雨落在草蓬木樑上，
雨落在土磚石瓦上，
雨落在鋼筋水泥上
我聽見龐雜的雨聲中透露一絲純粹，

我看見混亂的雨光中隱浮一線秩序。

我知道雨是潔淨澄明的
反射出所有顏彩的心情；
我知道雨是空虛徬徨的
指向一切冗長沈悶的遊戲。

雨落在小女孩的書包上，
雨落在中年男子的傘上，
雨落在灰衣老婦的頭髮上，
我聽見輕快的雨聲中載負幾分重量，
我看見華美的雨光中含帶幾抹淒涼。

我知道雨是孤獨削瘦的
被天體分割被地磁引誘；
我知道與是靜默神秘的
被全世界發光的事物歡呼著。

春天使得黑暗也開始流動的時候，
我看見全世界的雨落在同一個屋頂上，
看見全世界的雨落著的我
清醒得像黃河河床最古老的那塊石頭，
流下一點點眼淚，一些些愛……

范寬放洋

一關於國寶的紙上公聽會

要等到所有焚風被樹林搖冷
一切醒鳥供山谷收藏
才能在谿山行旅圖中發現
連複製縮小的自然也是浩瀚神秘的

巨巖參天
瀉著瀑布細瘦的嘆息
灌木叢背後
浮出古剎隱形的鐘聲
魅影般的人一前一後趕著幾頭騾子

這 就是千年前的地球顯像嗎？

清朝早已偃旗息鼓
元明一片靜亭死水
當故宮對上羅浮宮，在台北
歐羅巴七、八十面風景旗酷不過北宋一范寬

天地仁不仁
黃土高原憂不憂鬱
只有你知道
時間長不長腳
真跡漫漶再不再生
只有你，只有你知道
范寬，鎖著你心結
寄寓在你畫裡的
歷代精靈無數
聽說正要去美東美西給洋人好看

是了，大都會政治猶勝羅浮宮藝術
展覽合同既然上框定色
范寬必得放洋
故宮不能放羊

天雷震動
山石崩落人驟狂奔
插翅未必能逃的七六七巨無霸……
幻覺統治的神經國度
以熱情為經恐懼為緯，飛越太平洋
美術史，不容留白於孤峰獨立的谿山行旅圖

林布蘭自囚黑暗
尼德蘭乃大放光明
畢卡索活著，在格爾尼卡
那不可一世的元帥佛朗哥又安在哉！
師人師物更師心的你呀，在第幾度裂帛之後——
范寬老矣，尚能放洋否？

註：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鎮宮之寶谿山行旅圖（北宋范寬繪）因年代久遠，保存不易，已是岌岌可

危。1996年美國紐約大都會等博物館聯合邀往東西岸展覽，名單還包括郭熙早春圖、李唐萬壑松風圖，因事涉國寶安全，引起國內極大爭議；當時法國羅浮宮剛好在台北展出七、八十幅風景油畫。

過河買茶

這場豪雨是如何停歇的？

床頭枕邊那幅潑墨
山水，低低飛過雲朵，
窗外的黃昏亮了起來，
便看不出季節的顏色。

午後的風不必向北吹——
在水位高漲時，河流
沒有名字，楊柳沒有
相思。而我

坐在對岸，
眼見一顆顆青果隨波逐去，
竟想回到童年的一盅香片裡，
於是準備過河，買茶……

茉莉花不知何時開得滿山滿谷。

睡意

——懷念溫健驩

我聽見你的嘆息不沾悲哀
和激昂的楚歌一齊落下，
深深觸及，觸及我藏錶的懷裡。
你的衣襟飄零，如掛在枯樹上的
葉子，喜歡玩自由落體運動。
那個早晨，我去你家門
拎一籃蘋果看你，
讓你面善得說不出話。

彷彿你來到清淺的壺底，

駐足觀賞未退的酒溫。桌上
空留千杯，如海潮回去碎石暴現。
輕拂的微風，把你轉酌的
舞影吹入一支嗩吶，
方向越理越亂。
這困難比宮牆寬厚，
廟堂它如何建構？

沈沈的鐘鼓，沒有光譜
供你閱讀。天空飛鳥雲集，
你耳中的嘈切該是夢溪的流水，
潺潺地如此多情，仰天長笑——
笑你是最後的高閣，
徒留雕樑畫棟般的落日，
照在長街攤開的詩書上，
猜測今晚睡意有幾重深。

碧潭宴

碧潭有一盅美食，
酥軟的空氣
不屬於麥當勞，
酸溜滑膩的水
也非可口可樂所能形容；
這裏的晚餐十分後現代，
拼貼起翡冷翠的文藝復興——
溪風自高天拂來，
白布桌面碩大扇貝彈開
幻影中維納斯冉冉誕生，
她左手撫貼金褐捲髮般的通心麵
右掌捫胸 松露七里飄香，
愛琴海龍蝦活跳跳，
葡萄酒適時蒸發了
1875 年大干邑區的山谷，
沙拉盤昂首走出凱撒……

碧潭是一盅美食，
南極冰魚游到亞熱帶

臣服台灣版的玻里尼西亞手藝，
蒸的烤的夢的醒的
地球村套餐：A.流雲 B.香草 C.懷石 D.吊橋
都得吃掉
一小片微醺的新店風景。
淺灘薄暮，
青潭堰暗到碧潭宴，
輕舟渡不渡
白鳥飛不飛
答案藏在朦朧的夏夜鐘聲；
環顧料理純粹東方、真正可口的
就剩那寥寥幾筆題字山壁的霧，
還有隨後嶙嶙輾輾登場
搶鏡頭於水邊的月亮。

陳義芝詩選

居住在花蓮

居住在花蓮
我的父親和逃離戰場的梅花
我的母親和神祕的月宮寶盒

梅花萎落在一則被俘的
流言・父親脫下了軍服
月宮寶盒打開時
母親的電影也散場了
清冷的重慶街上父親無賴地走著
虛曠的中華戲院母親虛靡的坐著

居住在花蓮

我的父親和悽惶的同鄉會
我的母親和德國神父的天主堂

悽惶的同鄉死在方言的辯論
遙遠的天主死在牛泊和奶粉罐裡
還有我的哥哥和逃學的明義國小
我的姐姐和拜拜的城隍廟

哥哥在鐵道上堆雞蛋
姐姐在戲台下撿紅辣椒
剩下父親和憤激失聲的四川話
母親和鑼鼓伴奏的哭調仔

居住在花蓮

我的父親和小小的雜貨店
我的母親和門前的橄欖樹

小雜貨店進出著柴米油鹽，賒帳的人
大橄欖樹圍聚著生老病死，清不掉的帳單
父親茫然的忙碌和母親著急的痛苦，合成
一座仍要生活的十字架
在三天兩頭的飢餓中

在連續不止的地震裡

老鼠躲在地瓜田
風起伏在綠海一樣的甘蔗園
我看見我的哥哥徘徊在垃圾堆邊
我的姐姐唱著妹妹歌
背著一具斷了臂的洋娃娃

居住在花蓮
我踩了一雙膠鞋走去大街
抓了一副紙牌站在大門口
跟著父親過河去山村換小米
跟著母親去車站送紅眼睛的小白兔

在唯一的小黑板上畫星星
在山洞的這一頭喊
花蓮——坑道的另一頭傳出
年老的回聲
我追趕風中的碎紙片顫動的鐵鈴鐺
把玩伴的名字埋進後院土堆
灑泡尿小心的守護

睡著時看到
光火明滅的家

離開花蓮，終於
越過山越過海
父親到遠方去墾荒地
離開他的同袍、回鄉的夢
母親到遠方去幫傭
忘記她曾是千金，翰林家的曾孫女

越過山越過海
哥哥到遠方去讀未完的小學
姐姐到遠方去傷心地哭泣
我到遠方去做什麼呢

越過山越過海越過時間

到遠方
在燃燈的隧道
乘暗夜的火車
不斷的翻檢我的記憶
回花蓮

岩生植物

——中橫築路工人

草在山壁顫抖著
築路人一樣的草啊
因無處立足而寄身於
岩縫，或流放
在強勁的風裡

山壁由急水削成
峽谷由歲月鑿穿
這裡，隧道用炸藥十字鎬和血
蜿蜒的路只容懸絲傀儡
踩踏雲端

天地昏沈你仰看
什麼景象叫黯然，什麼變動叫滄桑
黑熊雲豹消隱的地方
最後的斜陽不發出
一絲絲聲息

但當年的炸石聲依舊迴盪
在貧瘠粗礪的山崖
一雙雙焦黑的手掌攀附
一陣陣撲向海口的風盤旋
一縷縷亡魂，自谷底鑽出

阿爾伯特街之夜

她有雲雀歌聲般的身材
花色高領毛衣頂一頭金髮
藍晶的眼睛凝注蜜脂的臉頰
雪白的牙齒笑起來
像湖水

來自貝加爾湖的她在街頭當畫家
在阿爾伯特街的夜晚
一桿燈柱下
藍晶的眼裡飄著斜飛的雨絲
像無重的蒲公英絮追著街道的風

我走進她傘裡她請我坐下
我用她閃動的目光畫像
她用香蔥的手指勾勒一張瘦削的臉頰
疲憊的陌生人啊
在阿爾伯特街的夜裡

陌生的人逗留在陌生的城市
異國的眼神流轉在異國的街頭
恍惚間阿爾伯特街的畫像就泛了潮
無重的時間也因慌亂
一時走了樣

秋天的故事

我錯過我愛的女人，在秋天……

金色陽光斜照她一雙漂亮的手
我驚覺秋天樹杈的迷離，光下滑
斜照她修長的腿

我像光，水一樣又長又斜的光
穿越她纖巧的足踝，優美的肩胛線
她走動的裙風裡再沒有其他

許多錯過就真錯過……

錯過去想一張並不怎麼妝扮的臉
錯過去想究竟我們談過什麼
或許只是汗毛的呼吸，秋光濛濛的記憶

其實什麼話都沒說……

她沒給我的東西還真不少
譬如唇的溫度，乳房的大小
真實的骨架，還有

最最要命的是
她從不給我講一句話的時間
不給我面對面看一分鐘的時間

她消失在秋天，我們戀愛很久
又分手很久……

這一生的發生

一切從一個山河開始
從一座斷崖一行水跡一個花香漂浮的山河
一個跌坐的人一炷裊裊的香
面向一片蒼鬱的海
一隻飛在雲頂的黑鳥突破漫天的雨霧
一個山河，露水一滴滴滴著閃電一刀刀鑿著

一切從零開始
零是孤單的一人包容孤單的一個山河
海潮遙遙沖激的山河
鷹首切切衛護的山河
多羅觀音隱隱預示終將開啟的山河
一切從零從一個蒲團開始

一百零八座塔一座座矗立山頭
五百尊羅漢一尊尊侍立塔旁
那一天終於來臨，一顆巨石標定大殿的位置
一群僧尼艱難而喜悅地走在朝山的路上

一切都因為一個趺坐的人
這一生的發生因一個人

從一句咒語開始
從一本經書一株菩提
一句簷馬的叮嚀一串佛珠的摩挲
一切從一顆悲心一雙垂眉的眼一具法輪
漫漫的黑夜也是慈航
唵瑪尼貝美吽

北斗的方位於是顯現，山門打開
一切從一個山頭的前世開始
到一條山路的來生還未終了
這一生的發生是很久以前就發生的
很久以前從一個山洞一尊菩薩一群梵唄聲開始
很久以前這一生的發生還未發生

後記：2005年6月12日於福隆「無生道場」拜謁心道法師，師父持《靈鷲山外山》一書贈紅媛，扉頁手寫「這一生的發生」，似指世上一切因緣，或有關靈鷲山開山之路，思之如偈語。歸作此詩，獻給心道師父。

蒹葭

秋水潺湲地走進相望的瞳仁深處
玉臂已覺清寒的時節
我突然想起圈點過的詩經
恰恰攤開在最美的蒹葭那頁
且心痛地想著萋萋的蒹葭
是長在懷思的水湄啊

這般情懷遠從溱水洧水流向南
分歧的水路錯落的澤鄉
再南，如候鳥南飛
度過山原及海峽
如今駐停在島上
心怯的急流邊

這樣的纏綿世世有人傳唱

以古典的現代永嘆最最赤裸的白話
最早應是周代正昇平那年
在多情的鄭風、秦風中
直到晚唐五代宋
剪燭的燈下或騎驢的背上
始終低回

總是疼惜著伊人
疼惜今生未了的情緣
當苔溼而又迷茫的路如秋意長
我感覺不論白露未已或已
恍惚的身影都成了夢裡的蓮花
那比七世更早以前
就注定要使人痛苦的人啊

亭亭那朵，在蒹葭的水域
在孤鷺斜飛的水中央
我偷眼望著，簌簌垂淚
費神地
為夜空繫上一顆顆
晦澀的星結

此後
應溯洄而上或溯游而下
應褰裳涉水或放棹流渡
啊，淩淩的弦音仍不斷從上游漂來
我隨手截撈，默默地咀嚼
白蓮清芬
萬種的風華

11月5日 pm 2:00-4:00

第四場 【詩人談詩、吟詩】

楊牧／陳芳明

黃春明／林明珠

零雨／曾珍珍

楊牧詩選

春歌

那時，當殘雪紛紛從樹枝上跌落
我看到今年第一隻紅胸主教
躍過潮濕的陽臺——
像遠行歸來的良心犯
冷漠中透露堅毅表情
翅膀閃爍著南溫帶的光
他是宇宙至大論的見證
——這樣普通的值得相信的一個理論
每天都有人提到，在學前教育的
課堂上，浣衣婦人的閒話中，在
右派的講習班和左派沙龍裏
在兵士的恐懼以及期待
在情婦不斷重複的夢；是在
也是無所不在的宇宙至大論，他說
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分鐘
都有人反覆提起引述。總之
春天已經到來

他現在停止在我的山松盆景前
左右張望。屋頂上的殘雪
急速融解，並且大量向花牀傾瀉——
「比宇宙還大的可能說不定
是我的一顆心吧，」我挑戰地
注視那紅胸主教的短喙，敦厚，木訥
他的羽毛因為南風長久的飛拂而刷亮
是這尷尬的季節裏
最可信賴的光明：「否則
你旅途中憑藉了甚麼嚮導？」

「我憑藉愛，」他說
忽然把這交談的層次提高
鼓動發光的翅膀，跳到去秋種植的
並熬忍過冬且未曾死去的叢菊當中
「憑藉著愛的力量，一個普通的
觀念，一種實踐。愛是我們的嚮導」
他站在綠葉和斑斑點點的溪石中間
抽象，遙遠，如一滴淚
在迅速轉暖的空氣裏飽滿地顫動
「愛是心的神明……」何況
春天已經來到

時光命題

燈下細看我一頭白髮：
去年風雪是不是特別大？
半夜也曾獨坐飄搖的天地
我說，撫著胸口想你

可能是為天上的星星憂慮
有些開春將要從摩羯宮除名
但每次對鏡我都認得她們
許久以來歸宿在我兩鬢

或許長久關切那棵月桂
受傷還開花？你那樣問
秋天以前我從不去想它
吳剛累死了就輪到我伐

看早晨的露在葵葉上滾動
設法於脈絡間維持平衡
珠玉將裝飾後腦如哲學與詩
而且比露更美，更在乎

北半球的鱗狀雲點點反射
在鯖魚游泳的海面，默默
我在探索一條航線，傾全力

將歲月顯示在傲岸的額

老去的日子裏我還為你寧馨
彈琴，送你航向拜占庭
在將盡未盡的地方中斷，靜
這裡是一切的峯頂

水妖

假如過去絕對衍生現在：
海潮近乎無聲，相對
起落。我看到單人臨界
旋舞，為了進入現在
於未來，俯視眩目的五色石
以預言的形狀自右手指尖垂點處
折射九十度延長至無限，啊水妖
我看到白浪回流的時候多層次的
閃光磨過細沙往下滑，暗暗
作響，如我們卑微的生命
永遠撤離著，以高蹈的姿態
我聽見你接納的詠嘆多情再無感傷

啊水妖，我意識一面巨大的網
曾經像宿命的風煙將你罩在
速度的中心
靜止
而我以為那接近寂滅的動作
是自我與身體的對話
時間無比溫柔，允許美麗
於平衡和尋求平衡的程式裡
——如藏紅花反覆迸裂，痛苦
堅持露水點滴的季節，雲在天空
整理舞衣，創傷為了試探靈魂一
循環，分解，再生以孢子的力

啊水妖，在不斷的螺狀音波裡
在燦爛疊置的星圖中央，我看到

許多空氣精靈各自乘騎復活
重來的虎鯨背上，攸遠
唱那今昔之歌，海面飄浮著
歲月剝落的白堊與株羅
你背對那些站立，潮水
湧到而回流，傾聽：
下頷依然與水平，藏紅花
準時開放，魚尾紋歸還
天空，創傷癒合
你是你自己的女兒

介殼蟲

蘇鐵不動在微風裏屏息
暖冬野草依偎前排欄杆喧鬧
開花，我以遲緩的步伐
丈量巨木群後巍巍的暮色成型
沉默折衝，學院堂廡之上
一個耳順的資深研究員

小灰蛾還在土壤上下強持
忍耐前生最後一階段，蛻變前
殘存的流言：街衢盡頭
突兀三兩座病黃的山巒—
我駐足，聽到鐘聲成排越過
頭頂飛去又被一一震回

完整的心律隨斜陽折射
在前方：波谷明亮顯示掃描器
金針下常帶感情，然而，相對
於遽爾，即刻，啊記憶裏
那悠遠的鐘，這時撞擊到我的
無非一種回聲猶不免誇誕，張揚？

況且，真實的接觸反而不曾在
金屬肉身引發感應，或者
悉數掩藏在垂長的台灣欒樹裏
就在我失神剎那，音波順萬到

強光氾濫，我看到成群學童
自早先的大門擁出來

我把腳步放慢，聽餘韻穿過
三角旗搖動的顏彩。他們左右
奔跑，前方是將熄未熄的日照
一個忽然止步，彎腰看地上
其他男孩都跟著，相繼蹲下
圍成一圈，屏息

偉大的發現理應在猶豫
多難的世紀初率先完成，我
轉身俯首，無心機的觀察參與
且檢驗科學與人文徵兆於微風
當所有眼睛焦點這樣集中，看到
地上一隻雌性蘇鐵白輪盾介殼蟲。

池南茗溪二

再來的時候蘆花裏有黃雀出沒
的痕跡，穿越時空在湖水表面
輕聲撞擊，彷彿從未曾具象成形
維持一種永恆的虛構，我們懷抱的
未知，如露水凝聚孤懸的葉尖
期待子夜陰氣上升以接近幽黯的魂靈
飄向月光褪色的水域——乍醒的花萼
復活的草子，毛茛滲流
少量毒液將你催眠，超越
神志且以拔高看見我的小船雙槳
在野生蓮葉間簸盪，霎雨隨風打落
閃電倏忽喧騰如蜈蚣的手勢
鐘口震顫，車轂顛覆——看見
有明亮發光的植物佈在水裏
黃雀領先穿越折斷的倒影飛臨
遂降落一格而更多羽類
也隨後集止圍水相呼：蘆花
過去那樣輕聲撞擊著船底
是未來正虛構著

現在的痕跡

黃春明詩選

龜山島

龜山島

每當蘭陽的孩子搭火車出外
當他從車窗望著你時
總是分不真空氣中的哀愁
到底是你的，或是他的

龜山島

蘭陽的孩子在外鄉的日子
多夢是他失眠的原因
他夢見濁水溪
他夢見颱風波蜜拉，貝絲
他夢見你，龜山島
外地的醫生教他數羊
一隻羊、二隻羊、三隻羊
四隻濁水溪、五隻颱風
六隻龜山島

龜山島

每當蘭陽的孩子搭火車回來
當他從車窗望見你時
總是分不真空氣中的喜悅
到底是你的，或是他的

菅芒花

大自然以四季的現象，向各地的人們承諾她的信守。在台灣地區的荒野，菅蕈又抽出芒花的花箭，準備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掃除，為我們台灣的天空，台灣天空裡的星星，掃掃、擲擲，好讓我們迎接新年。

每一年的這一天，菅芒花
總不會忘記來打掃天空
白天
菅芒花站在水邊
把天空掃得藍藍的
菅芒花墊腳山巔
把天空掃得高高的
然後把這掃得
藍藍又高高的天空
取個名字叫
秋天

夜晚
菅芒花站在水邊
把星星擲得亮亮的
菅芒花墊腳山巔
把星星擲得遠遠的
然後把這擲得
亮亮又遠遠的星星
取個名字叫
星空

老農夫
把掃過天空、擲過星星的菅芒花
編成一把一把的掃把
帶到城裡叫賣
當圍觀的婦女表示懷疑
老農夫就叫人抬頭看看
天空

註：做掃把的材料很多，其中以菅芒綁的掃把最高級，掃把本身也乾淨。特別是木頭地板和榻榻米的曠床，都是用菅芒掃把打掃。

濁水溪

濁水溪

當我還沒有見過你之前
你就從阿公的嘴裡流進我的耳朵
然而，好多個村莊
好多的豬隻和雞鴨牛羊
好多叫天，叫孩子，叫救命的聲音
好多人和水鬼
全都卡在我的心底

濁水溪

我長大之後跨過你離鄉遠去
當我想起家鄉，想起你
卡在我心底的都醒過來
串成一串串的故事串
從我的口中流進
在異鄉出生的孩子的耳朵裡
在夢中驚叫，也在夢中微笑
我知道他們為什麼驚叫
但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微笑

九彎十八拐

蝸牛聞到牆外鮮綠喧鬧
於是牆上就留下了
一會兒東，一會兒西
苦苦往上爬行的痕跡
陽光斜照
過去銀亮的榮光閃耀

宜蘭人的老祖先聞到
艋舺、大稻埕和滬尾的喧鬧
即在北斗滴落星光的地方
於是尋覓別有天的出口
遇到朝向太平洋的金面

還有隨後連綿的山巒

他們沒有羽毛展翅飛翔
他們只有手繭和臭汗
挖挖、鏟鏟、挑挑、填填
碰壁就彎
絕境就拐
彎彎拐拐，拐拐彎彎

問他們彎彎拐拐有多少
他們說：九彎十八拐
憨笑話語有如童言
金面聽了，笑了
九彎十八拐的路痕
隨著歲月就成了金面的智慧額紋了

註：

- 早期的淡水叫滬尾。
- 別有天是蘭陽平原的別稱。
- 金面山朝東，面向太平洋。每當旭日從龜山島探頭，映著曙光的整座山勢，就像撒了金粉，故得金面山為名。宜蘭人簡稱金面。金面為九彎十八拐的起點。

蘇花公路

神話典籍遺漏的
世上僅存那麼一朵
依偎在西太平洋岸的
蘇花
她的傳奇早已成為化石
並長滿後生綠被
單單那一瓣花瓣的邊沿
曲曲折折，彎彎糾糾百公里
頭尾聯繫宜蘭和花蓮
我借道往返，一日
我終於發現，我
渺之又渺，小之又小
視蝶蟲為恐龍
視螞蟻為長毛象

吃齋唸佛的老奶奶

奶奶有一間紅紅的經堂
大人說，那不是小孩子玩耍的地方
經堂早晚傳出奶奶誦經聲喃喃
誦經聲喃喃，飄出撲鼻的檀香
誦經聲喃喃，帶著木魚銅鐘喀喀鏗
喀喀喀鏗

奶奶吃齋唸佛勤行善
她說，佛說不許殺生
她說，佛說不許這樣和那樣
南無阿彌陀佛喀喀鏗
喀喀喀鏗

奶奶有一間紅紅的經堂
紅紅的經堂有一張紅紅的經案

奶奶望著蛀蟲無奈何
她只好勤唸佛經快翻動
不教蛀蟲吃佛經
奶奶誦經喃喃
奶奶誦經艱難
南無阿彌陀佛喀喀鏗
喀喀喀鏗
喀喀喀鏗

有一天
蛀蟲從波羅密多經吃到金剛經
紅紅的經堂
紅紅的經案上
再也不見一疊紅皮燙金的佛經
好在奶奶搶先把佛經全背完

經案上有一疊紅皮燙金的佛經
奶奶從上面的波羅密多經
一直唸，一直唸
一直唸到下方的金剛經
奶奶誦經聲喃喃
南無阿彌陀佛喀喀鏗
喀喀喀鏗
奶奶唸完金剛經
再從頭翻開波羅密多經
一直唸，一直唸
南無阿彌陀佛喀喀鏗

一年一年又一年
佛經的紙張變黃黃
奶奶的頭髮白蒼蒼
厚厚一疊佛經長蛀蟲
奶奶見了心欲狂
她想用木魚棒打蛀蟲
但是，只止於這麼一想心就痛
趕緊唸幾聲阿彌陀佛
她知道佛說不許殺生
她知道佛說不許這樣和那樣

可是，她背啊背啊背得背彎彎
奶奶誦經聲喃喃
南無阿彌陀佛喀喀鏗

經案上沒有佛經可享
蛀蟲慢慢爬向銅鐘望
銅鐘硬硬啃不動
蛀蟲改變主意向木魚蠕動
奶奶看在眼裡，密密敲打木魚
而忘了敲鐘
本來可以聽到喀喀喀鏗
現在只聽見一連串的
喀喀喀沒有鏗
還有奶奶誦經聲喃喃

奶奶吃齋唸佛勤行善
她說，佛說不許這樣和那樣
她說，佛說不許殺生
奶奶只好一邊注意蛀蟲
一邊密密敲打木魚
木魚劈哩叭啦跳
蛀蟲耐心等著打瞌睡睡覺

零雨詩選

豐年

這是豐年。女人
乳房碩大

汁液流出。野蜂嚶嚶
野地裏的花，掀動

上帝留下艷麗的辭藻

瓜被打開，深色的種籽
隨手撒進泥中

他吸吮那瓜

溼軟的厚唇。粗鄙地
咀嚼

找到
最甜的部位。沿著。最甜
的部位

幹。他詛咒
因為太甜。他詛咒

但他和瓜的親密關係
建立了。這是豐年

構成

田野。由細節構成
暴力的細節暴力的
構成

白色叼走黑色
黑色叼走灰灰的煙囪
時間到了就冒煙。人
在移動

用比較大的力量吃飯
佔比較大的空間

使用上天的寬容

到處有捕獸器

捏塑獸類的死亡
一生的活動。諸如交配
擺弄四肢，按季節
祭祀

躲在暗處。這些
細節時時傷害你

你想跟他商量

讓蛇慈悲

他笑著掙脫另一雙手
變成一棵抽象的樹

逃跑

死亡在走路。慢慢的走

田野焚燒
剩餘的穀粒

命令草
改變路線

原野的獸蹄
揚起灰塵
影子一點一點走失

法則存在火中

紀律。圍成一圈

灑上鹽，灑上酒水
說出最毒的咒語

神遠道而來

動了感情

都戴上面具

彼此驚嚇

最後有一個會逃跑

跳過白濺濺的溪墘

有一雙手從黑黑的林子伸出來

迎向他

然後他們合力生下一個村莊

起霧

霧是立體的。你夢見

永恆。你夢見一個村莊

的起源

跟著他。你接過姑媽

接過清晨。接過山裡

說話的湖泊

他有一個裝著禮物的袋子

水稻。裝進去。土黃色

茅屋。高高瘦瘦的

綠竹竿。通通裝進去

霧。溢出。像一條不好惹

野野的小蛇

鑽進無重量的。夢

永恆。歇息的村莊

他必須。蛇行

（背著所有禮物）

攀過。時間的畫卷

而不留痕跡

父祖們

我們爬到時間的頂端
發現另一個村莊

住著年老的父祖們

水稻。黃泥路。茅草矮房
霧從清晨的山谷趕路而來

因為著急。著急我們
認不出來。倏乎間
把我們罩住

把父祖們罩住

放出姑媽。從那條小路走來
和我多皺紋的祖母相遇

我們的腳跳過溪墘。繞過
黑色的密林。閃過幾隻驚詫的
小蛇。霧放心了

剪下湛藍的一角天空：父祖們
立著。身上掛滿鋤犁、鐮刀
扁擔、木桶、籬筐、獵具

他從我的手臂經過
（把父祖們的臉擦乾淨了）
露出鄉村栽培的生澀笑容